

生命之路



德新書局
發行

MG
1512.55
6/2

生
命
之
路



3 1760 6739 9



著 夫洛德浮
譯 木 蒼

版出店書華新東山
月五年六四九一

目 錄

列寧城被圍.....	一
飄悍的湖.....	七
冰路.....	一三
日丹諾夫引導着走向勝利.....	二七
暴風驟路.....	三八
汽車營裏.....	五三
他們並不怕敵人的砲彈和炸彈.....	六五
冰上的帳幕.....	七四
太陽上也有斑點.....	八六
波爾什維克勝利了.....	九一——一〇一

列寧城被圍

英勇的城市。敵人衝擊列甯格勒。

列甯城的攻守戰。圍困中的第一冬。

一九四一年的成天太陽、金光閃爍的八月。涅瓦河上這一燦爛輝煌的城市，從來也沒有現得這樣壯麗可觀。然而城裏一切，從來也沒有變得這麼驚心觸目。

列甯城危在旦夕。敵人猛撲這北方要塞，直向涅瓦河兩岸銳進。全列甯格勒人都在如火如荼地準備防禦，空前迅速的把城市變為軍營。

許多防空氣球儼如銀灰色的大魚一樣，就在幽涼快爽的碧空中閃盪。頭批人民志願軍一隊隊的從陽光直射的大街上通過。那些面目清秀無鬚無髻的青年，振起軍箠，帶上武器，昂然走着，而滿腮鬚髭頭髮斑白的老漢也在走着。一輛一輛的坦克轟隆隆不停地馳駛過去。

花園中，公園中，工廠作坊邊，宮殿教堂邊——到處都有工人、職員、家庭婦女、大學生、男女青年急急忙忙地掘築戰壕。房壁上有人在倉卒地張貼軍事命令。『塔斯社之窗』這些新畫報標語前面，聚集有很多人在仔細地讀閱蘇聯情報部的公報。房屋都改變了面貌。各院門口都派有帶着袖章掛起防毒面具的家庭婦女們值班。

這時列甯格勒居民都很興奮激昂地閱讀着那捍衛列甯格勒的領導人——沃羅希洛夫、日丹諾



夫和鮑普可夫發出的通告，通告上說：

「我們在自家這優美城市中生活着勞動着，我們親手建成列甯格勒各強大的製造廠、工廠以及輝煌壯麗的大廈和花園，我們決不是爲要使德國法西斯寇賊來享受這一切。決不是的，任何時候也不會有的……大家起來，萬衆一心，捍衛自己的城市，捍衛自己的住宅，捍衛自己的家庭，捍衛自己的榮譽和自由。」

在列甯格勒遠郊一帶——無論在那些陡河岸邊和茫無際涯的森林緣上，亦無論在各交叉路口以及各村鎮近旁，從慶格魯普到魯加，從西姆斯克到施立塞里堡——自早至晚，都有成千成萬的愛國志士——城市居民和集體農民的隊伍在工作着。他們以空前未有的速度修築強固森嚴的工事，開掘反坦克的壕溝，建造堅強雄大的水門汀柱。在列甯格勒城內和城郊，都修築有工事火力點和工程火力點，機關槍巢以及衝鋒隊等等。

列甯格勒各團開往前綫去迎擊敵人。

所有能持武器的工人都開赴前綫去了，他們把各人的機床交給了自己的妻子，幼年人和老頭子們。列甯格勒成千上萬的老年工人在這危急關頭都轉回到工廠裏來了。這批久經鍛鍊的老先鋒隊，原來就是年輕蘇維埃國家底老先鋒戰士和建設者，而今他們又把這偉蹟和榮譽授給自己的兒女們。

基洛夫工廠的老工人號召列甯格勒底青年，要他們也做法自己父兄在內戰年代的那種精神來工作着，戰鬥着。但青年們是無所不能的。青年男女們很自傲地說道：

「我們要前進得更遠！我們要更好地來工作，更好地來戰鬥！」

而父母們亦不願在勞動戰綫上落在自己兒女後面，也大加振奮起來。奧哈塔化學聯合製造廠底一個女工芝費月娃直言不諱地說：

「我的女兒是個車間底生產隊長。她每天做十二到十五點鐘的工。難道我能落在女兒後面麼？那決不會！」

列甯格勒所有的工人、大學教授、黨工作人員、工程師等等，都以同樣的精神從事工作……一個年輕的女子，電焊工，李柳·波爾霞珂娃在敵人大火力下裝配我們的火力據點。誰都知道，這一工作是很危險而又困難的，並限她在五十小時之內把全部機構焊接起來。這位女子一整晝夜沒有離開機器，結果在二十四小時之內就把這機構焊接就緒了。

一位老鑄工梭波列夫轉回到了自己的機床邊。一九一九年，他在普爾科夫高地一帶同尤登尼奇底白匪作過戰。現時他已年高六旬，但他一點也不比青年們落後。九月間在列甯格勒攻守戰中，他的一個獨子弗拉基米爾也犧牲了。

一九四一年八月末，敵人猛向列甯格勒城郊一帶進攻。希特勒匪徒急如星火，企圖佔領這個偉大的城市，以便在城裏來溫暖飽地過冬。希特勒連忙在無線電廣播中宣佈說，列甯格勒旦夕可下。德國人業已指定某日在「亞斯托里亞」大旅會舉行慶宴。

德寇用了三十萬精選部隊以及空前多的大砲和技術來摧毀列甯格勒底防禦。計大砲六千門，手機關槍及輕重機關槍共一萬九千挺，迫擊砲四千五百尊，坦克一千輛——猛向蘇聯這和平城市射擊。該空軍上將凱列爾所指揮的一千架德寇戰鬥飛機本來是定要把列甯格勒掃蕩得瓦礫不留的。

空前大規模之驚人殘酷，多日不斷的列甯格勒攻守戰開始了。

九月間，德寇又連日瘋狂地來衝擊列甯格勒這倉卒構成的防禦工事。但敵人的一切嘗試都毫無效果。德寇屍積如山，坦克、大砲的殘軀碎片鋪滿了列甯格勒的各大路和郊野，然而列甯格勒依舊是雄偉巍峨而牢不可破的屹立着。

德寇這般嘗試却花費了很高的代價。到九月中旬時，他們在此爭奪列甯格勒之不斷的疲憊感

門中，就損失了十七萬官兵和約計五百輛坦克和五百門大砲。

德軍該總指揮列伯爵士碰到這一空前的頑強抵抗後，遂下令停止攻擊。

於是敵人在不遠的城郊一帶，深壕高壘扼守起來。列甯格勒人所深愛的城外地方，如彼得哥夫、加琴納、普希金都被德寇佔領了。他們把洋洋大觀的彼得哥夫各噴水池也毀掉了，把技巧絕倫的古鐵欄柵也拆走了。鍍金的撒姆生像也被他們鋸成片塊，作為廢鐵運到德國去了。德寇將軍們佔了普希金城後，即大肆搶劫宮殿。這般巨盜惡賊竟將那琥珀鑲成的房間掠洗一空，把牆上所有的寶貴花氈都拆卸下來，運到他們那可惡的『故鄉』去了。

敵人既在城外各地固守起來，每天就用大砲來轟擊列甯格勒。砲彈落到各公園、各廣場、各博物館、各兒童住所上面。德寇用砲火擊毀了很多學校和產育院。砲彈擊中了愛崗米達什博物館女像的尖柱。祇憐憐留下了那有名的迴廊。敵人砲彈又打到拉斯特列里底傑作——冬宮；像雨點一般的燃燒炸彈落到依薩克大教堂裏。一九四一年秋，有天，敵人一個砲彈把著名的安尼琪珂夫橋底貴重欄杆毀壞了。有個飛機彈落到動物園裏，將那裏一個名叫『貝麒』的小牝象也打死了。

德寇因攻城未遂而大發雷霆，於是逐日不斷地用大砲猛擊城市，許多無辜的和平居民——婦女小孩慘遭殺害。列甯格勒人在站隊買麵包時，散步時，工作時，在屋頂上作防空活動時，隨時都有突然死去的危險。但是這些愛國志士們，並不怕死。際此危急關頭，無論是老人、青年、婦女或幼年人從來也沒有離開過自己的戰鬥崗位。

但德寇這次也沒有衝進列甯格勒。於是他們就製定了奪取這偉大城市的新計劃，並爲了這一目的，馬上着手重新部署自己的部隊。急將希米蒂將軍所指揮的德軍第三十九摩托化步兵軍團調去同芬蘭白匪聯合行動。

列甯格勒底艱鉅時日到來——希米蒂所部突破了我們北方防禦綫，並到達了梯哈雲。

德寇佔據了我北方鐵道幹綫上很長一段地方。弗波卡拿已處在敵人綿密不斷的迫擊砲火下。瓦爾霍夫城也在直接遭受威脅。

但德寇並未能把列甯格勒完全包圍住。而十一月間，希特勒又在無線電廣播中侈口謊言，說德寇卻鄭重聲明了，重重被圍的列甯格勒城將用俄國法佔領之。

德寇是這樣打算的：既然到了嚴寒的冬天，城內將又無燃料，又無糧食，又無電燈，水管一凍，並且沒有水吃，這次，列甯格勒可定要陷落了。

但法西斯蒂却太不認識蘇聯的人。

十一月，北方的嚴寒到來。雪堆積滿了廣場和街道上，簡直不能通行。燃料已將告盡，自來水管也凍冰了。在慘淡昏黑的住屋裏，在冰凍凜冽的工作場所內，人們又還受着飢餓的難關。但列甯格勒依然是堅如鐵石，一點也不動搖。有時，工人疲態得倒在機器旁邊，而他的一隻手還是不放開工具。這時戰綫已臨到各個機床間，於是列甯格勒工人做起工來，也如同前綫上的戰士一樣。

敵人的砲彈打穿了工廠的牆壁，而工廠裏正在緊張地工作。當時有些工人被砲彈片打死，倒在機器旁邊。同班工作的同志們沉默地把這快殞命的屍體抬在一旁，又到機器邊去工作。

英勇事業已貫注到人們日常生活中，這在列甯格勒人看來，一點也不駭奇。

本來很多人是可以離開城市的，但他們沒有放棄自己的崗位。一個幾百萬人口的城市佇立在敵人圍困中，不但緊張地工作，並且迭次擊退殘暴敵人的進攻——人類歷史上從來也沒有過這樣的先例。特羅亞、迎太基、薩拉哥薩、馬德里——較之被圍的列甯格勒說來，真是不堪比擬。列甯格勒一分鐘也沒有停止過勞動。此地各專科大學各試驗室裏，都有學者們在繼續研究科學。一位頭髮通白，鬚鬚就像烈教主一樣的科學院會員約瑟夫·奧伯里尚在愛爾米達什替阿捷爾拜蘇人民底

詩人尼乍然舉行誕生典禮。在大砲聲中，醫生們還在施行極複雜的手術，工程師們在鍛煉那打不穿的混合鎗。在合唱台上，在摩依卡街，在列甯城知識份子晚會中，都有列甯格勒的作家和詩人演說。

但早霜並沒有沉息下去，列甯格勒的包圍圈，越來越緊了。及至一九四一年九月，列甯格勒與蘇聯全開就只剩下這拉多牙湖底一條狹窄水道和前面那條羊腸小徑才是自由通行的。這條小徑從考班通東去，中間要經過許多不能通行的榛莽密林，渺無人烟的荒地，極罕的古老村落，北部的急流河道，冰凍了的沼澤和苔地。從拉多牙湖到遙遠的那個不出名的小車站亞波洛夫耶，還隔有幾百公里無路可走的荒野，在波洛夫耶就是到我國自由國土上去的第一個火車站。水與密林阻塞了通精區的通路。而首先就要征服這些障礙物，開闢一條通向被圍城市的大路。

由於日丹諾夫同志的發起，列甯格勒人就在這被圍的最嚴重時日中，建成了這條冰路——生命之路。

剽悍的湖

暴躁的拉多牙湖。湖的歷史。湖怒吼着。迷霧。

蜃氣。湖嘯。湖上的冰。島嶼。冰在作怪。

列甯格勒東北八十公里地方滾着歐洲最大的一個拉多牙湖。湖上往往騰起一層濁霧，時而驚濤駭浪，捲得漁船猛碰黑石。低處南岸一帶則是稠密陰暗的松林和苔沼地。陰晦之日，只見愁慘暗淡的天空低壓壓的罩着那濁泡翻滾的湖水。這真是個寂寥無奈的境地。

漁翁們唱出許多關於這暴躁的拉多牙湖的歌曲。他們這些歌曲都是溯源於最古的俄羅斯人中。還在遠古時代，從歐洲北部到希臘去的商路就是經過這湖上。自古以來，這老拉多牙的湖水和沿岸一帶都是俄國人的地方。據最古的俄羅斯年鑑所載，俄羅斯王國就是奠基於離湖不遠的地方而現已遺廢的小城——老拉多牙。

爾後若干世紀中，諾夫哥羅得的商艦和軍艦來往於拉多牙湖上。稱爲這領區底水陸干人。

這一領區由瓦爾霍夫河緣北滄寒海，自涅瓦河口直往西去，均包括在內。蒼老的瓦爾霍夫河，廣闊的拉多牙湖，河水盈溢的涅瓦河以及波羅的海——這就是往昔俄羅斯人同敵人們撕殺拚戰的三條道路。古時諾夫哥羅得這條路上是飄滿了俄國人及其敵人的鮮血。瑞典人曾佔領過涅瓦河兩岸，並在奧哈塔河口建築了蘭得斯克倫要塞。豪強不屈的諾夫哥羅得人，不忍祖傳土地之被蹂躪。

他們又奪回了涅瓦河一帶，把瑞典人的蘭得斯克倫要塞徹底毀除，並於一三二三年在拉多牙湖之涅瓦河口的一個島嶼上，建起了自己的奧列哈沃耶堡，以資捍衛俄國領土。十七世紀初，俄國人又失失了這一要塞，至一七〇三年才由俄皇彼得大帝收復回來。他把古時俄國的奧列哈沃耶堡改為施立察里堡。

一九四一年九月七日，德寇佔領了施立察里堡和拉多牙湖南岸一帶。他們由此不斷砲擊該湖及陰沉的芝林島。

從此時起，直至一九四三年一月紅軍英勇地突破了該封鎖圈前止，在這悠久的十五個月之中，劉列爾格勃去的路，就只剩下經過波洛淘湧的拉多牙湖上這條唯一無二的狹窄水道。波爾什維克就決定了在這拉多牙湖上築起『生命之路』來。

列爾格勃戰線司令部內，各指揮官和築路專家們都在深思苦慮，怎樣來實現這驍勇無畏的大計。世界上任何時候，任何人，從來也沒有在廣闊的湖上修造過如此遼遠的冰路。

冰路上應該通行裝滿糧食的大載重汽車。此地馬上就發生了成千累百的問題。修築這條冰路和使用這條冰路，其中極重要的是該知道：冰的堅固程度、冰期長短、冰性、風對冰的影響、水流狀況、水的深度、洲、灘情形，水的成份及其溫度變化。冰路組織者在解決這些問題時，都遇到極大的困難。原來湖底歷史雖是那麼悠久，但我們的人還不很知道這個湖的情形。他們稱它是暴驟的拉多牙湖。祇知道湖是很調皮的，很激暴的，所以當時特地沿湖修掘了一條運河。

但是就知道這湖的情形和湖上的冰性也還是不夠的，因為這點還遠遠不能解決接運產生的許多困難問題。戰線司令部面前，逕直擺起了在建設這條道路中許多複雜而重大的任務：沿着湖冰，經過林沼，窺來開闢這條大路，並且路上一切還要佈置完善。因而立刻就發生了各種車輛上以及司空前大堆之運輸管理上的種種困難。幾千輛各種載重汽車要在這路上運輸千百萬噸的重載。

還要把這些汽車組織成爲運動自如並便於管理的汽車隊，因此也就要挑選有經驗的汽車隊長與駕駛員等幹部。經過長久考慮之後，結果就組成了各「汽車營」。

這裏又發生了新的問題：怎樣來組織汽車的燃油供給，在路上損壞時又怎樣來修理汽車？爲了這點，即在汽車通行之前就組成了各添油所和能於移動的修理坊。

於是就逐漸形成了這個巨大的好似聯合運輸公司底輪廓：汽車營的分佈，各營的所在地，貨棧底組成以及運貨的秩序等。

並擬定經過這條冰路來撤退列甯格勒的人口，沿途還要供給他們的吃喝，讓他們取暖。快到冰雪凜冽的冬天，雪風雪堆必然隨之而至。於是必須組成特別的修路部隊，附有複雜的聯合機：如掃雪機和大拖拉機。並且還要有造橋架橋的人。

種種新困難逐日不斷的產生出來。急需有氣象觀察所和衛生救護的設備，更有保管貨物和交通聯絡的佈置。末了，爲要保證這條新建成的道路，使其免受敵機襲擊，就必須把各高射砲連，探照燈及測音站組織和佈置起來。

困難是到了極點，但這公路的組織者們祇知他們肩負得全列甯格勒之生死存亡的責任。列甯格勒戰線上底戰士以及那裏的居民——婦女小孩都在嗷嗷待哺。蘇聯的愛國志士絲毫也不駭怕困難，他們毅然決然地肩負起這一空前未有的奇行壯舉——硬來修築這條冰路。

*

*

*

從列得涅瓦來的一位鬍鬚冉冉而青筋嶙嶙的老漁翁——尼古拉·馬爾契可夫滿自豪地敘述到這拉多牙湖的故事，他說：

「我們這湖是個無邊無岸的海。從南到北有二百來俄里，從東到西有一百多。各處深淺不一樣。北面頂深，靠我們這岸，深到三十五至五十俄丈，有的還少一些，淺處也有。湖裏的

浪打得傷人，發橫的了不得。風是八面風，常時浪打浪。浪頭豎起好像些堤壩，高得像沖天的大樓一樣。漁船挺高起來，費天下都望得見，——到了一落下去，簡直是深得無底。四圍的水沸湧起來，到處都在翻泡。想到，這下可要送命了！一看，又鑽出來了。就這樣一起一伏，搖搖盪盪。說到我們這岸的浪，那可來得急促，像刀切了的，把漁船打得直昇起來，這下可嚇倒人。要是湖水真的發起脾氣來，一直可以打到岸上。水像山一般的橫起沖來，把什麼都淹滅盡了。我親眼見過浪昇到科科列沃來，有一天內把岸上五十俄丈內的土都沖走了，樹子就像火柴一樣，湧得到處都是……」。

湖角對面的暗洲上豎得有一個灰色的燈塔。此刻燈塔也熄掉了。燈塔上是一片靜寂。從前這裏一個照管燈塔的老人，總是把他在拉多牙湖上所看到的一切事情很精細地記在簿子上。正是他對我敘述過霧、壓氣和湖嘯的情形。

拉多牙湖上時常起霧。秋雨紛紛時，湖上浮起一層濃霧。春天，流冰上面又現出霧來。六、七月間，也是濃霧靄靄，近接湖水。這時天空既有烈日照射，慢慢飄浮着一縷縷的青雲，湖上就滾起一團團灰色的濃霧，不過，湖上的霧很少到岸上來。

老拉多牙湖往往出現一種奇妙得像神話上所說的海市蜃樓。岸上的人忽而望見湖心，突然長起許多小島和小松樹林。這乃是好天氣的象徵。有時，湖上風平浪靜，而突然間嘯聲大作。這種嘯聲是一震一震，越來越大，就像巨砲轟隆一樣。這就是所謂湖嘯。

湖水結冰和開凍這兩個時期，建築冰路的人特別要知道清楚。老人們把自己所見到的情形講述了很多。

起初是湖的南岸淺水地方——施立塞里堡端一帶，蓋起一層薄冰。十月底或十一月初，嚴寒初至，氣溫降在零下五度，這時冰期開始。但烈風隨破薄冰，好幾天內，薄冰塊都是『油晃晃』

的在湖上飄浮，同時流水又把它往涅瓦河裏趕去。涅瓦河上流着秋冰，這時列甯格勒就開始寒冷起來。再過一個星期，冰凍加厲，沿岸一帶都結冰了。

湖之中心祇是到冬天極冷的日子才完全結冰。常時湖心一帶並不結冰。暴烈的北風很厲害地吹擊這帶湖水。而這壓力逐漸傳到冰上，經過十二小時之後，施立塞里堡附近的冰就開始感受到這一壓力，而破裂起來。裂縫裏湧出大股的水，灌到四處的冰上。

拉多牙湖的漁夫們確切知道，湖的中心是結了冰沒有。當他們在冰下打魚的時候，打開一個地方的冰，那時漁夫們一看冰口內的水就可以猜測一切。如果湖上有風而冰口內的水在往一方流動時，這就是說，湖的中心還未結冰。要是冰下的水已經不再流動，這就證明全部湖水都結冰了……

拉多牙湖裏有很多小島。南北都有。北面的島又高又陡，周圍的水很深，到處是深淵。南面的島少，島岸低，不是沙灘，就是沼澤。

拉多牙湖有很多沙、石洲灘，或在島的周圍，或在沿岸一帶。湖上的冰凍時期與冰的堅固程度都以沿洲灘上情形為轉移。

大家也知道，冰的堅固性還要看冰的結構如何。晶狀冰是最堅固的冰。此冰明淨非常，容易發曲，時有裂聲，但能經受大的重量。秋末，冰開始凝結時，是很堅固的。所有滑過冰的小學生都很知道這種吱吱發響的硬冰。並有關於這種冰的俗話：『我雖滑出裂聲，但不會陷下去』。那知冰也是不經老。冰一衰老起來，就生出泡孔，易碎，支持不住，很快就解體了。

該路組織者兼建築人拉公諾夫中將從工作一開始時就來到湖上，曾在冰上逡巡了很久。他打開冰洞，親自測量，並再三詢問老漁翁們。他從實踐中才知道這拉多牙湖的冰是很特別的。此地的冰有它的怪脾氣，這是應該顧及到的。

建築冰道頂好是展平的晶狀冰。但冬天這湖上的氣候實在是太苛暴了。烈風、狂颶、流水把大塊塊的冰往淺灘上堆積，就像是人們把冰塊往地窖裏堆去一樣。冰塊達三四公尺厚。有時在洲灘上長起一個個的冰山，高至十公尺許。漁夫們在施立塞里堡端一帶還見到一種水下冰。此冰倒是麻煩，時常發裂，冰一裂開，水即向裂口內盈盈灌注。

拉多牙湖的冰有很多叟敵：烈風狂雪，氣溫變化無常，還有冰的疲墮性。不錯，冰也會疲倦的！替以後經驗證明，冰道由於重貨之不斷來往，很快就由「疲倦」而破爛起來。這時修路人就讓它休息一會，也不走車，直至把裂隙弄平並灌上水，使其恢復原狀為止。這些修路戰士日日夜夜在此疾風暴雪冰地寒天中，捍衛着這生命之路。每次經過大風雪之後，總是又修出新路來。於是這條道路自南向北，一段一段地愈修愈遠了……

冰路

「俄國人的生路，就是德國人的死路」

——冰路上的俗話——

軍用汽車路。冬天該路的外觀。冰房。拉多牙湖上的紐約大街。

冰道是怎樣開闢的。馬車運糧。秋夜。流動的燈火。冰上頭批

汽車出動。一個女子帶幾個炸彈。道路開闢了。敵機空襲。

軍用汽車路從列甯格勒城與哈塔橋外開始，沿舊公路直達拉多牙湖。該路中段位置在冰湖上，然後經過森林，密叢及荒野地方，沿鐵道幹綫以北地區，繞過梯哈雲，直達遙遠的查波洛夫耶車站。梯哈雲及其以西地區都是德寇在宰制着。載貨通行要經過幾百公里的曲徑小道及倉卒伐開的森林地帶。

冬天，這軍用汽車路的情形是很緊張，外觀是很奇特的。我在行路日記上找到了一段關於這條冬路的記載，茲錄如下：

「……公路從奧哈塔橋外開始。不久前它還是荒無人跡的，坎坎凹凹，崎嶇不平。自轉交軍事機關經營後，路上已煥然一新。此刻在我們汽車面前就像是一匹坦平淨潔的白布一直鋪往前去。」

而大路兩旁則是一堆堆的雪牆，雪牆上面，有些披霜帶雪的樺樹傾斜着，凜冽的狂風從窪地上直向大路撲來。雪嵐肆虐，捲起一堆堆的雪牆，就像幾條巨舌在舐掠這條道路。沿途各危險地段，到處都有拿着丁字鎗和鐵錘的戰士在那裏值班。他們英勇無畏地同路上的雪暴和雪堆鬥爭着，對路上的雪，一寸也不讓步。凡公路兩側地方，戰士們用雪磚砌起攔客的障礙物來。」

頓時在我們面前，展開了一個遺忘不了的景象。下面窪地上捲起一陣陣的雪風，直向大路吹撲。像帶刺的雪片就在大路上面來去紛騰。而上空却是燦爛輝煌的冬陽，清冽淨潔的碧空，崗嶺上的白雪閃爍刺目。

一隊隊的汽車沿着這條大路向拉多牙湖那方奔馳。由於該機經常轟炸和大炮不斷轟擊的緣故，許多婦女小孩和老人離開了城市。

道路上是緊張非常。我見到並且聽到這一生命攸關的動脈在急速地搏動着。

很快就經過五十公里，到了湖濱汽車站。四圍都是僵硬的雪林。鐵路上的車箱隙隙可望。火車頭在嗚叫。我們左右都是大堆堆裝有糧食的麻袋，上面用帆布蓋着。

路上有大羣的汽車。前面是一片閃爍的，坦平平的雪湖。陽光直射。

浩大遼闊的拉多牙啊！

汽車沿冰道進。南面就是一條條冰凍了的雪嶺，廢棄無用的公路。湖冰閃耀。冰上有兩條平行的大路：一條是走貨車的，一條是走空車的。左邊路上是大羣大羣的載貨汽車，載有麵粉、牛肉、羊肉、脂肪、食油箱、煤炭。右邊路上則是載火的公共汽車停着。

冰路穿過些裂縫，裂縫上都搭有小橋。現在業已走上第九公里了。此地自南至北，裂開了一個大縫。因為契斯特里奇洲灘每年要毀壞這帶的冰。

敵人每天都在砲擊這一危險地段。但路上的工作人員——修路人、調車手、駕駛員，隨時都

在自己崗位上，從不隨便離去。在他們附近，修得有冰棚、雪房，嚴寒時他們就在裏面取暖。看，這裏有汽車棚；這就是添油所。旁邊有滿盛汽油的貯油車。

前進，前進！

在這雪原中間，有間冰房閃爍着，冰房內面空無所有。冰牆上的冰溜經太陽照耀，現出五光十色的彩虹，幻妙絕倫！湖上這間冰房，出現得太偶然了，它是在與冰縫鬥爭中建起來的。一個年輕的大尉尤默什夫曾對我講到這個冰房的歷史：

「『冰航研究院』工作人員花了很多力量研究這裏的冰作。他們提議鋸掉那些大冰角——即所謂『野豬』冰。研究院的科學工作人員把冰塊截成楔形，將這些『野豬』塞進裂縫裏去，使之凝凍起來。這要花費很多氣力和時間。常常一做就是六、七個鐘頭。這樣長久地把大隊隊的運輸汽車，阻塞在冰縫前面，乃是決不允許的罪行。冰上既長起來了『塞子』，遂使大路阻塞起來。馬上就打銷了利用『野豬』的辦法。已經截下的冰塊堆在路上毫無用處。於是就想旁的出路，以便迅速消除這些裂縫。經驗指出，應該怎樣做法。當時就準備了許多木料來修造幾個極簡單的小活橋。照例，這些小橋把裂縫蓋到三、四尺寬。小橋是這樣做的：橋之一端凝結在冰上，另一端是活動的。要是裂縫增大時，橋依然無恙，祇是把橋面加長，這樣的橋是兩三段接成的。」

但尤默什夫大尉總很可惜這些廢棄無用的冰塊。

於是他就不由地來了一個異想天開的創舉——建了一座『寶石』房子，弄得整冬過路的人都非常驚異。

我們急忙的繼續在冰湖上前進。

看，那雪地上陰的就是用白色偽裝的高射砲。它們在那裏譁語。測繪手加氣戒備着。路上隨

時都能發現破棧。萬射砲手們，注意呀！

遠處則是碧空籠罩而煙霧迷漫的地帶。那是在湖的對岸。地平綫上捲起一縷縷的火車頭煙。這煙是從哪裏來的呢？發生了什麼事情麼？片刻間，出現了幾長列貨車。才知在那泥濘岸上，突然修起了一條鐵路。據回路人說：這條鐵路是照日丹諾夫同志的指示修成的，修得很快，一共祇費了二十八天功夫；大家很愛惜這條鐵路，還準備春天有用，並運了很多鐵路上的橋柱和碎石來。

到拉多牙湖的第二天夜裏，我們同該路段長二級大尉涅費多夫一塊站在科科列沃岸上，望到湖空顯耀出一遍星雲。又聽見湖上有種勻調合節的聲響——這是大路在搏動着。際此籠罩四周的漆黑中，從遙遠難辨的黑岸上，總有些花彩火光在輝煌閃爍的歡迎我們。我們佇立在黑暗中，好像前面有條人聲鼎沸而雷光輝煌的大街向我們移動。真是一片奇觀！

「這是我們這裏的紐約大街在閃耀。」涅費多夫一邊諦聽那響聲，一邊對我說道。兩後，我夜裏常在湖上觀察北方那嬌弱的光。當黑空暗淡起來，近乎呈銀白色時，祇見天空的繁星，光芒四射。

拉多牙湖這條路，一到夜裏却打扮得特別漂亮，光彩閃爍，儼如節夜一樣。這時湖上還有探照燈照射。它們在搜尋隨時都能出現到冰路上空來的敵人。

多拉牙湖冰路的冬景就是如此。在此以前，曾花費了很多氣力，想在還未凝結堅固的冰上來建成這條冰路。

請看，這條冰路是怎樣建成了的……

*

*

*

拉多牙湖祇在十一月才完全結冰。

秋陽照着這冰湖，湖上光輝如鏡，光溜溜的薄冰就在脚下吱吱作響。岸邊有羣小孩喧嚷着在冰上跑來跑去，他們一面打魚，一面又很起勁地在傾聽冰的裂聲。

拉公諾夫中將乘着小火車，到西岸科科列沃來了。湖岸上可以望到一片遼闊的冰湖。中將一走出到冰上來，科科列沃的漁翁們都圍聚到他跟前。他詢問他們，關於湖上道路的情形。老人們都恍然若失，驚心動魄地望着遠處的湖際。

『怕要出什麼事呀？』他們連連勸阻中將，不要坐車到湖裏去，但他一坐上汽車，就向冰原上駛去了。漁翁們驚訝得雙手直揮。

『這樣一個人！真胆大……』

在冰湖中心，路長西洛夫少將同拉公諾夫見了面。兩輛汽車頓時向前飛馳。汽車後面，一路都濺的是水。在考班岸上集起許多集體農民，舉手和紅軍戰士。小孩們特別奔忙，嚷個不休。他們最先發覺從冰上奔來的兩輛小火車，於是那麼喧嚷地歡迎這兩位將軍……

這時，科科列沃岸上已經撐起紅軍的帳幕，升起一股股的淡煙。戰士們度過寒秋之夜後，正在這裏取暖。他們隨時都準備着，一有信號，就進到拉多牙冰湖上去……

清晨，某築路團團長馬夏也夫少校帶着一匹棗紅馬到湖上去了。冬天的朝霞出現得很遲，遠處是一片碧空。馬蹄踏得薄冰吱響。少校大胆無畏地前驅着。奧斯特里奇洲灘附近易碎的薄冰，就在馬蹄下面傾曲起來。騎者把馬勒了片刻，立刻又迎手一揮，猛勇地衝向前走了。中午時他到達了那平坦陰暗的芝林小島。黝黑的光滑石頭，稀罕的矮樹叢，一個倒塌了的漁舍——島上這幅景色，是現得那麼慘淡淒涼。少校把這島嶼詳細觀察之後，休息一會又往前面走了。很快他就到了拉多牙湖東岸考班這個鎮裏。

『啟，這可好了！』將軍們很高興地迎接他，說道。『路打通了。少校同志，就着手築路

吧。」

十一月十六日，某築路團第一連開始築路。卓賓少尉帶着第一組戰士，實行冰上偵察。有個拉多牙湖的老漁翁，同偵察員們一塊行進。他們都穿的是白罩衣，拿着帶有鐵尖的長杆子，逕直向大芝林島方向走去。

這個小小的島，黑漆漆地蹲在那遠遠的地方。此去共二十公里。天氣清朗靜寂。人們穿起白偽裝服，在這昏黯黯的冰上走着，一眼望得清楚。嚴寒逼人。戰士們在薄冰上溜着，常常跌倒下去。這種不由自主的跳舞，舞得偵察員們都愉快起來。

轟地從卑斯特里奇洲灘前傳來坍塌的響聲。偵察員們都靜息起來，連忙散在冰上。

漁翁滿不高興地望了望冰縫，嘆了一口氣：

「够了吧，今天再不能前去了。」

「爲什麼少校騎着馬來到了的呢？」戰士們驚奇地說道。

「各有各的福氣。」漁翁支吾了一聲……

經過一小時後，岸上有影築路人跟隨偵察隊的進路出發了。他們拉着載有木棒的小雪橇。築路人一面竭力測量道路，同時在冰上鑽些很精緻的小孔，沿途插起路標。

愉快而胆大的築路人，很快就趕上了偵察員們。

「兄弟們，同回走吧。」那嚮導氣勢森嚴地迎着他們。他神色陰鬱，硬鬚子翹了兩翹，連不滿意地咻咻道：

「冰這陣本經得住，不過人太多。這裏另有大事，但不是我們漁人們的小事。」

偵察員們轉身就同回走，幾小時後，又回到了科科列次。築路人也跟着他們轉回來了……

當夜嚴寒：冰結硬了一些。清早，團長把那酣睡着的漁翁叫醒之後，把他帶到岸邊。

「你看，怎樣？」他問道。

「今天有路了。行得！」漁翁很自信地說。

清晨，紅軍帳幕上披滿了銀霜。第一連連長達賢尖夫帶着戰士出發。交通員們在岸上忙來忙去，把電綫捲和電話機等往小雪積上裝載。

少校騎起他那隻紅馬來到岸邊。他仔細地打量了戰士們一番，面帶喜色。紅軍戰士們雄糾糾地朝他一望。行裝都準備齊全了。

「好漢子，」少校一想，馬上就向大家傾心叫道：

「勇士們，你們第一站是芝林島。今天就在那裏宿營。祇要是你們走過的地方，這就是大路。時機緊迫得很，同志們，出發吧！」

中尉發出了口令，築路隊向湖上前進了。後面有交通員跟着。

背後吹來一股小風，擁着人們前進。冰微微作響，但比較堅固。

只見冰底下有水草飄盪，銀白色的魚成羣游弋而過。紅軍戰士們覺到自己好像是在一地蓋着大蒼魚池的薄薄玻璃上走着。這時是延緩不得的。中尉隨時都在很精敏地望着戰士們，決不讓他們擁在一塊。

工作進展得很快。連長帶着最勇敢的一夥人走在前面，試探冰的堅固程度，並標記將來的路基。其餘戰士跟在後面，一邊測定，一邊鑽孔鋪上路竿。路很快就要到芝林島。勇敢的築路人不久就看見了島上一片陰晦的灰色石頭。看，這已經就是堅固可靠的陸地了！

*

*

*

頭幾天，一羣羣載貨的馬車沿着平滑潔白的冰路走着。大風把路竿都吹倒了，這些稀少而不可靠的路樁沒有了，因此貨車往往離開了大路，走迷了路。常常颳起一陣陣的北風，風激糾到這

個地步，居然把貨車吹到大路外面的另一方向去了。在那昏暗沒有月光的夜晚，有些貨車竟至被風沿着溜冰，打到了當時還是敵人佔據的那岸——施立裏里堡。馭手們大胆同敵人作起戰來，救全了人民財力，免得落到德寇手中。

調車手，巡邏哨以及築路人們，晝夜不離開自己的崗位。大風當時把人從路上吹走，於是路上的工作人員在冰上行動時，各人手裏都拿着帶有鐵尖的竿子。由芝林島再北行三公里，那裏路上就有專為調車手和築路人打站的燧窠。在十一月這深黑而漫長的冬夜裏，從島上到河口，這一線路是非常難走的。疲憊不堪的戰士們總是摸摸探探，才能轉回到島上來。雖然凍在冰上的樹樁相距並不遠，但狂風竟至厲害到萬分，非在冰上爬行，不能找着這些路標。

不堅固的薄冰常常發裂，這時調車手們就把裂口堵塞起來。路上每隔兩百公尺地方，在滑溜溜的冰上。都放得有燃着的所謂『蠟蠟』燈；可是風把這些小提燈吹得到處四散，滿湖上都是燈光閃閃。彷彿暴風之來，路也在黑暗中徘徊着。無論調車手們怎樣精敏地察看路的情形，但載貨的雪橇和馬匹總有時陷到裂縫裏。黑夜裏就驚起一片可憐的馬嘶聲。而那班徘徊湖上業已憔悴不堪的人們，急忙就投到馬前，從事營救。馭手和戰士們都奮不顧身，拚命地把麵粉袋搶救出

十一月二十二日，汽車營營長鮑爾春諾夫少校的汽車營開到拉多牙湖西岸了。該營有很多載重五噸的『雅』牌卡車，堅固的『斯』牌卡車和輕快的『高』牌卡車。卡車都停放在森林裏。少校派了偵察員到冰上去偵察。第一批沒有滿載的貨車滑着冰湖駛進。薄冰拆裂作響，並向下傾曲，暫時還經不住載有重貨的『雅』牌卡車。但這時，從東岸考班來了消息，說那裏堆着很多要運往列甯格勒去的糧食。少校想到，今夜湖冰凝結堅固之後，空『高』牌卡車是能於毫無阻隔地通過湖去的。巴耶諾夫中尉的汽車隊準備出發。

冬夜長得令人難耐。烈風在吹拂岸上的紅軍帳幕。黑湖上閃爍着稀疏的小火光。湖的邊景已沉淪在一團漆黑中。遠處傳來一縷縷微弱的聲音——這是馬蹄踏得嫩冰作響。

早晨，當出得很晚的紅霞照着考班岸上時，汽車營的頭一批步行隊由那個瘦瘦的雷爾傑茨基中尉率領，就出發到冰上去了。其中有八個下級軍官，有些紅色純士，還有政治指導員格拉都索夫的妻子和女孩安娜。中尉很親切地望着這女孩。安娜祇有六歲，纖細身幹，白嫩臉皮，一對淡藍藍的眼睛，她在冰上活潑地跑着。這條路很遠，走起來很難。到芬林島有二十公里。中尉頗有難色，羞怯地對格拉都索娃說：

「你看，風刮得這麼厲害。八個風標！小女孩容易傷風。後面就有汽車開來的。」

格拉都索娃同她那女孩互望了一眼。安娜快活地高聲叫道：「媽媽，不！我不會傷風的。我有勁，我跑得到。」

再勸也是勸不好的。紅軍戰士們拖起幾個載有衣包和箱子的小雪橇，大家裝作烈馬的樣子，拖到安娜跟前說道：

「來，坐上吧！」

「不，不！」女孩叫起來：「我要用兩隻腳走。」

這隊人很快就開始開動了。安娜就在隊伍旁邊跑着。狂風怒吼，遍湖撲來，硬想把這羣人吹倒在滑溜溜的冰上，但這些步行的人，各人支着木杖，勇往直前地走着。格拉都索娃提得有個小白鐵桶；她想換一掉手，剛剛將白鐵桶擲到光滑的冰上，立刻風就把它捲走了。戰士們連聲大笑地跟着滑去，又滑又跌，但白鐵桶乒乓響了一陣，也就滾到遠遠地方去了……

冬天的騰騰太陽慢慢升起，風稍微平息一點，冰上閃爍着一縷縷的白光。

「媽媽，飛機來了！」女孩驕地一叫。

水裏很仔細地向那女人望了一望。

「不用怕！這是德國『干斯』的飛機……放冷靜些。」

格拉那察炸點了點頭，一手把安娜抓住。

「我們到一邊去。」

紅軍戰士們都跑散開了。單個單個的隊在呀窸窣。但這羣『米式』機已經發覺這隊步行的人，也不變換方向，照直就向冰上投擲炸彈。湖上傳出一片轟隆隆；發亮的冰塊冰屑騰空而上。水好像噴泉一樣，直往上湧，潑注到薄冰上。炸彈都响的一聲，隆隆隆隆地沉到水裏去了。

女孩躺在母親身旁，默然不動。當爆炸聲靜息之後，她向母親咕噥道：

「啊呀，嚇人得很！」

爆炸聲轟遠之後，湖上立刻靜寂起來。昏暗的浮雲散去，太陽透耀出來。紅軍戰士們都圍到小安娜跟前，誇獎她胆大，大家爭着說：

「我們來帶你走，你乏了嗎？來吧，坐上，坐在这架橋上！」

經過三小時後，這羣『旅客』來到了島上，大家都停下休息。祇有安娜一個人連不靜息，她跑去坐在該島衛戍司令身邊，問這問那：

「叔叔，『干斯』飛機常飛到你們這兒來麼？」

「常飛來。」那位上了年紀的衛戍司令很愛憐地答道。

「這些鬼東西！」小孩氣忿忿的說。

衛戍司令很親熱地摸了摸她那淡黃髮的小頭。

直到傍晚時，鮑爾春諾夫少校汽車營底第一梯隊才開上了拉多牙湖。該隊隊上車陣甚。很亂，考慮齊大廚，站在先頭第一輛汽車踏板上駛着。調車手同築路人們沿途用架棍攔住被炸彈炸燬了

的冰洞。天很快就黑了。遠處閃着初次出現的微微燈光——路燈。黑夜一來，所有的冰穴冰洞頓時都看不見。耶甫根·彼留考維奇大尉就在汽車頭邊，伸出身子，抓住電話線，一路指示行程。汽車都在漆黑裏慢慢而謹慎地向前行進。

迨至里斯特里奇湖灘附近時，薄冰就支持不住，拆裂開來，馬上有輛「高」牌卡車向冰裏陷去。好在汽車夫動作迅速，一下就跳出來了。載重汽車把冰壓下去好深。冰洞中現得陰黑無底。

「向前開！」中尉發出口令。

他知道停着是很危險的，一直往下壓着，可以把冰壓陷下去。汽車都開快了。駕駛員坐在司機棚裏，棚門都是開着的。

第二天早晨，汽車到達了考班。大家真是疲倦得要命，但一個人也沒想到要休息。立刻汽車上都裝上了貨物，但祇裝到半車。每輛汽車後面還用長索拖起幾個雪橇，另一半貨物則載在這些橇車上面。這就大大減輕了冰上的壓力。

結果，卡車都帶起雪橇在冰湖上行進着，並趕上了載糧的馬車，調車手們歡聲叫喊，表示歡迎駕駛員們。

科科列沃的湖岸邊集起一些漁夫，大家都在興高采烈地點頭。

「真的——開過來了。這下，城裏就有糧食吃了！」

岸邊響起大隊大隊的「雅」牌卡車和雄強的「斯」牌卡車。一片的摩托響聲，這些汽車都是開去載運糧食的。

鮑爾春諾夫少校出現在先頭那輛卡車旁邊，招了招手，叫道：

「同志們，去吧！湖路打通了。去運糧食，救列甯格勒人的命啊！」

於是這些卡車就浩浩蕩蕩地開往冰湖上去了。

剛剛第一批載有麵粉的馬車從炸裂作響的冰上走過之後，接着雲端裏就出現了一架德寇偵察機，沿着冰道飛過來了。它從湖上橫插過來，在湖西岸的這個科列沃漁鎮上空旋迴一周之後，就向南飛走了。

這晚，某築路團參謀長在他日記上這樣寫道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軍事汽車路冰段上正式通車。開始運送糧食熱液給列甯格勒勞動者和列甯格勒戰綫上的戰士。由此路經過的貨車達兩千輛之多』

冰路從科列沃村起經芝林烏達考班鎮，共長三十五公里。冰路上距前線最近的地方約十公里。預料敵人定會砲擊這條道路。』

十一月二十七日又新寫了一段：

『昨、今兩日，輻重軍在冰道上遭到敵機射擊。射擊達一小時半之久。敵機降到距冰上一百公尺高的地方施行空襲。略有傷亡』

事件突然鬧大了。

十一月二十六日晨，從科列沃那方飛來一架法西斯飛機，在冰路上空作腹地飛行。不幸得很，湖冰上裂開一條大縫；裂口附近正集起幾百輛馬車。許多調車手和馱手都沿着洞口一帶，奔奔忙忙，尋找安全的彎路。敵人這架快偵察機，照直向這人馬聚集的地方飛來，就在大路上低空飛掠，並用機關槍一陣一陣向湖上掃射。

馱手們使勁地抓住那些上轆的馬匹。馬驚惻惻四顧，連連嘶鳴，向兩旁狂奔。

頓時，敵機壓托轟地一響，就掉過頭去，向南飛走。轟聲愈來愈小；飛機的黑影快看不見，馬上就消逝到遠空了。大家都輕鬆地噓了一口大氣。間斷了的工作又重新沸騰起來。但不到半小

時的功夫，遠方又傳來了隱托的轟聲。人們倉皇四顧。果然從南方急速飛來三架『米式』機，越來越近。經過極緊張的兩三分鐘後，飛機翅膀上的那些可惡的卍字，都已經看得見了。

飛機已在上空旋迴起來——一聲一響的轟炸，震耳欲聾！

馬匹都帶起斷了的挽索，溜冰者、馴手們就在到處捉馬。人都跑散在這冰郊上。許多人伸起四肢躺在冰上，也很難瞭解；究竟他們是死是活。路上有條冰縫旁邊，躺着一個調車手，面色慘白，雙目大張，手裏緊緊握着一個小紅旗。他身邊雪上浸着一溜鮮血。他已經犧牲在自己的戰鬥崗位上了。

這時遠處與聖諾薩之那湖角上騰起一股烏黑黑的濃煙，——德寇飛機把那裏民房炸得着了火。

築路人明明看到炸彈落到冰上，一穿過冰，就沉到水裏去了。風把被太陽照得發光的碎冰和彈片吹散開了，因而冰路上並未遭受多大的損害。

可是人們從這危險中學到了很多教訓。以後一發現敵機時，他們很快就跑散在冰上，隱蔽起來，馬匹就牽散開去。每逢『米式』機按次轟炸之後，調車手們就用架槓把敵機炸穿了的洞口圍起，夜間則在這洞口附近放些信號燈！

！黑夜裏也避免不了敵機的侵襲。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末，冰路上已有第一批載貨汽車行走時，而運麵粉的馬車依然在湖上來往。這些車輛不分晝夜絡繹不絕地行進着。十一月的一個深夜裏，突然來了幾架法西斯飛機，襲擊冰路。

敵機都在低空作腹地飛行，冰路上照得通亮。飛機上射出的大電燈光簡直把入馬的眼睛都照花了。機頭上裝得有兩個怪電光眼的『恆格爾』機和『米式』機就在冰道上空盤旋，並用機關槍掃射。

有一次，我們輜重隊慌亂起來，他們把馬匹和貨物一丟，就東逃西散。驚得任何人也駕馭不了的馬匹，簡直在黑暗中飛馳起來。牠們祇是瘋竄狂奔，轅木也弄斷了，挽索也扯亂了，貨物也翻倒了。並且有些笨癩的馬奔過得倒在冰上，不是把腳折斷了，就是跌入冰洞，沉下水去了。黑暗裏只聽得一片騾叫聲、呻吟聲。際此漆黑的緊急關頭，費多托夫中尉跑到路上來。

「站住！」中尉大叫一聲，「大要放沉着些。」立刻他就投到第一輛貨車跟前，抓住勒口，把馬勒住了。接着他就攀到麵袋上，抖着韁繩，說道：

「同志們，都跟我來！靠兩邊走，這裏冰很結實。聽我的口令！誰要逃走，我就誰。」果然這指揮官的鎮靜聲調發生了效力。馱手們再也不大驚慌了。大家都很含羞，各人又回到自己的馬那裏，抓住馬勒，都向兩旁帶去。

這場亂子逐漸地安息下去，於是費多托夫中尉也就謹慎謹慎毫無損失地，把這批糧車從敵機襲擊下挽救出來了。

日丹諾夫引導着走向勝利

「載貨運貨，去打破封鎖」

——冰路上的俗話——

列甯格勒活着，鬥爭着，並在準備勝利。全國都來援助被圍的列甯城。

有歷史意義的文件。波爾什維克在組織勝利。戰士們修築一條穿過深莽

密林的新路。駕駛員一天運輸幾趟成爲一種運動。奔忙熱烈的日子。

被圍的列甯格勒城幾乎是沉淪在風雪與黑暗中。自來水管都凝凍了。列甯格勒居民每人每天只領得一百二十五格蘭姆麵包，麵包烤坊的爐子，由於沒有燃料都停了工。在一般冰凍嚴冽的住宅裏，出現了第一批死屍。飢餓的死者並已伸到列甯格勒戰綫底壘壕中。

在這黑暗慘悴的包圍時日，德寇極力想來軟化列甯格勒的人，摧毀他們的戰鬥意志。敵人擲了很多挑撥離間的傳單到城裏。德寇幸災樂禍起來。「沿拉多牙湖冰上是邁不了這多糧食來供給幾百萬居民和軍隊的；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列甯格勒就會陷落，」——他們在傳單上這樣恫嚇着說。

但是列甯格勒決不投降。列甯城活着，鬥爭着，並在準備勝利。

英勇的紅軍在梯哈雲附近，以致命的打擊粉碎了希米蒂將軍底希特勒匪羣。德寇的幾團軍隊就在梯哈雲雪地冰天的森林沼澤中，四散逃竄。並且那佔據古老的瓦爾霍夫河的敵人也退走了。列甯格勒人底意志和勇氣是不可戰勝的。

在這嚴寒酷冷的冬季，拉多牙湖上的冰路——這生命之路，是日日夜夜都在脈搏着。從浩大磅礴的蘇聯每個角落上，有幾千幾千噸的糧食往列甯格勒輸送。這時列甯格勒人比任何時候都更感覺到祖國對自己的關心。偉大斯大林會這樣說到列甯格勒：『這是戰鬥的城市。英勇的城市』。斯大林不斷關心列甯格勒的人。這點，全國人都知道，但列甯格勒人想到這點特別感激不已。在這被圍的城市中，沒有一個蘇聯公民不是自矜自豪而堅信不拔的說道：

『斯大林要援助我們的！』

斯大林——他就是我們的整個國家，他就是我們的整個祖國。斯大林——就是我國各民族人民之偉大而不可摧的友誼所在。斯大林——就是勝利。

全國各地都有禮物送給列甯格勒。莫斯科，斯維爾德洛夫斯克，高爾基，斯大林格勒，阿爾馬塔，烏拉爾以及遠東都在懷念着這一偉大城市，並在實際行動上來關心這一城市。他們把若干列車的糧食，送給這十月革命所由誕生而又勝利了的城市。送往列甯格勒去的東西，有彈藥、麵粉、米糧、糖、肉、油、蔬菜、魚、煙草、煤炭、醫藥、信件。這個戰鬥的城市一分鐘一秒鐘也沒停止過勞作，也沒停止過同這野獸般的敵人作鬥爭。

雖然貨物每天川流不息的由冰道上運輸過去，但還是遠遠不能滿足列甯格勒底需要。這個巨大的城市以及前綫上每天需要幾萬噸的糧食。拉多牙湖的冰路應該充分保障該城的生命與勝利。

一九四二年一月五日，日丹諾夫同志寫了一封信給冰路的工作人。他號召這戰地汽車路上的

駕駛員、指揮員、政治委員、政治工作員以及全體工作人員，說：

『親愛的同志們！

戰地汽車路上的工作仍然做得很壞。列甯格勒以及前線軍隊在糧食和燃油方面所必需的那個可滿足而無法再減的定額，該路上每天祇能運來三分之一。這就是說，對列甯格勒和前綫上的供給仍是岌岌可危，居民同軍隊忍受着難堪的窘困，而應該運來列甯格勒的貨物又積得很多，這更是不容忍的現象。顯然，要急速糾正這種壞現象，減輕列甯格勒與前綫的苦況，這就全靠你們，全靠你們這些戰地汽車路底工作人員。

英勇光榮的列甯格勒捍衛者，正在堅守着我國城市以免淪陷於法西斯匪賊手中，他們有權要求你們忠心耿耿奮不顧身地來工作。

我代表列甯格勒與前綫軍民，請你們顧慮到這點，你們所担負的是重大而又負責的事業，你們定要完成這一國防上和軍事上的頭等重要任務。

所有能於決定該路正常工作的人：無論汽車駕駛員、調車手、掃雪手、修理匠、交通員、指揮員、路政管理處的政治工作人員——每個人都應在自己崗位上，完成各人應有的任務，亦如前綫上的戰士一樣。

你們要本着蘇維埃愛國志士固有的品質，精誠熱烈，不辭艱苦，不誤片刻，負起責任，迅速整頓運輸工作，而把計劃上所規定的全部貨物都運到列甯格勒及其前綫上來。

祖國和列甯格勒永遠也不會忘記你們的功勞。

蘇聯共產黨（波）中央委員會及列甯格勒委員會書記 日丹諾夫

一九四二年一月五日。』

當時最重要的是應該來組織這一勝利，戰綫司令部遂親手負責來經營這一事業。

幾百優秀人材，共產黨員與青年團員到冰路上來工作了。他們具有精敏銳利的眼光，毫不倦怠的毅力以及宏大無極的工作願望。他們在這交通幹綫上，各人負起各人的責任。從新任命的公路政治委員約瑟夫·西金，這位性格簡樸而意志堅強的人，也同他們一塊來到。

*

*

*

冰路上的工作人員是在深夜時接到日丹諾夫底號召信的。這封信一到，所有的人都激動起來。某路發的政治委員彼得洛半夜把我叫醒了：

「快起來，你還睡得着吧！」

「出了什麼事麼？」我驚惘地問道。

「我們接到了日丹諾夫同志的信。你還能安心睡覺嗎？我覺得這路的真正歷史，祇是從今天才開始啊！」

政治委員底一雙眼睛閃爍着。他連連催促我，說：

「小弟弟，快，快！我們去聽聽，看大家說些什麼。然後再到我們人那裏去。快！」

湖裏冰道上，狂風暴雪迎面撲來。我們又凍又乏，於是轉到一個取煙幕裏，一下就倒到小鐵爐旁邊那堆山築路人特別關心鋪上的香軟松枝上，接着就呼呼入睡了。

簾布帳幕外，依然是雪嵐肆虐，狂風怒吼。我溫暖舒適，運動都懶得動，簡直不願意離開這溫暖的「被褥」，但彼得洛偏偏是擾攪我，硬把我拉起來。

「看，你這個笨貨！」他不大高興地說道。

我們從帳幕裏走出來，狂風吹起尖刺刺的雪粒，猛向我們襲來。一切生物都凍僵了。昏黯黯的風雪裏，閃着一點嬌弱的火光，人們都往那裏走去。冰路上的戰士們從那吹得睜不開眼的雪旋風中都鑽到一個帶蓬的大貨車跟前。

在這擠滿了人的篷車上，在這奄奄欲熄的提燈旁，際此狂風暴雪中，戰士們忘記了疲勞，在那裏熱烈地唸日丹諾夫的信。

我永遠也忘不了當時那些現出滿腔熱火的人們的神色。他們癡神屏息地一連幾次來諦聽這封信。聽罷之後，又拿到燈光跟前仔細地看，大家交互看着。好像他們的眼睛都在說：

「原來是這樣呀！日丹諾夫同志親手寫信來了。那事情真嚴重得很。」

「那末，同志們，你們的意見怎樣？」政治委員擠到小燈跟前說道：

馬上就有一個滿面風塵年紀輕輕的駕駛員伊萬·沙崙珂應聲而起。他很莊嚴地望了政治委員一眼，立即說道：

「我這是一個年輕的駕駛員，認本事，當然比不上那些有經驗的人，但我此刻才明白了。過去我的工作做得很壞。我想，我們大家都應該振作起來，每天至少要運兩趟貨去。並且我還想說到，」伊萬·沙崙珂低下嗓子，像有聲響，可是很熱烈地完結道：「我們應當不怕流血，不怕犧牲，堅決完成自己的戰鬥任務，如同前線的戰士一樣。我們應當這樣向日丹諾夫同志宣誓！朋友們，我說的對不對？」

「對，說得正對，」駕駛員們衆口同聲的應和道。

接着就有一個戰士起來提議：

「請伊萬·沙崙珂就在小燈旁邊替大家寫個回信給日丹諾夫同志。讓他知道，我們是定要完成他這戰鬥命令的。我們宜過誓。我們就做得好！」

我悄悄地望了寧政治委員，見到他臉上現出了愉快的神色。

「喂，朋友，親愛的！」他向我身邊一碰：「我們要趕快回到自己地方去。要把我們這段路弄好。事情該多麼重大啊！事情該多麼重大啊！」他很快活的把頭一搖，就將我從篷車裏拉出去了。」

這幾天內，在湖濱這帶陰沉沉的森林中，沿着幾乎認不出來的冬季小路上，有幾個築路營散開工作。拉多牙湖這湖濱一帶原是荒無人煙的地方。到處都是茫無際涯的喬松茂林和苔原沼地。夏季，這帶都是沒有走道的地方。祇有熊在那些傾倒了的樹木和老林內穿插奔忙，還見森林內的野獸驚怯小心地隱現不定。夏天，在這低窪的泥污上空，到處都是可惡的蚊軀成堆成堆的飛着。

而在一九四二年一月的雪地冰天中，當戰士們來到這些野林時，樹林幾乎是沉淪在雪堆裏。尤默什夫大尉的一營人奉命要在三天之內築成這長僅四十二公里又寬闊又堅固的大路。戰士們手中祇有丁字鎬，鐵鍬和斧頭。而四週乃是遮天蔽日的野林。半公尺直徑的粗樹擋住了大路。沼地內又滿是小檜樹叢。幾十公里內沒有人煙。尤默什夫大尉把這條待築的大路加以勘察後，大家就開始工作起來……

政治委員彼得得洛湘急忙要到這段路上去。雖然湖上的天候惡劣到了極點，但他絲毫也不退縮。他硬要我坐上汽車，同他一塊到這積雪很深的密林裏去。窪地的雪嶺上，雪粒翻滾，就像大洋裏的滔天白浪一樣。稀疎的獸跡很快就被雪風吹得掩沒了。四周寂靜無聞，一片荒野……

深夜三點鐘，我們冒着驟風駛到了這遼遠的湖濱森林地帶。就在樹林裏一大堆野火光下召集了露天大會。彼得得洛湘站到一棵樹樁上，用很宏亮的聲音向戰士們宣讀日丹諾夫的來信。森林內是一片沉寂。只聽到火堆裏火柴燒得吱吱的響，靜靜地降點細雪。紅軍戰士們仔細地在聽這封信。這批戰士們也同在路上送車裏一樣，要求政治委員把日丹諾夫同志的信再唸一遍。該政治委員也滿很樂意地採納了這一要求。

「同志們，怎樣！」他略罷之後問道：「路能按期築成麼？」

有位瘦長長的列甯格勒工程師鮑里索夫站在一棵大松樹下，一隻肩膀靠在那樹幹上。他一聽到政治委員發出這個問題，輕步輕步的從樹下走出來，聚精會神地向同志們輪視了一番。

「朋友們，我們剛聽過了這一重要命令。日丹諾夫同志號召我們堅決行動起來！」工程師的嗓音竟那末高亢愉悅，大家都注視着他。工程師把帽子一取，頓時他那鬚黑頭髮上現出一層白霜來。

「我們到這渺無人跡的野林，」工程師繼續說道，「就在這難於通行的密林沼澤中，來修築這條生命攸關的道路。我們要用這條路去拯救飢餓中列甯格勒的小孩和婦女。同志們，我們面前的事業是很艱苦的，但我們是波爾什維克，我們深知斯大林的科學：『天地間就沒有波爾什維克所攻克不下的要塞！』我們定要克服一切困難，打破一切難關，定要完成祖國所寄託於我們的神聖事業。」

他說罷之後，沉沉靜靜、不慌不忙地走回到他原來站的地方。

接着就有一個精明強幹的中士拉卓莫夫跳上樹樁。他高高興興地向戰士們一望，大聲叫道：「看，天氣真凍人啊！凍得連氣都喘不過來！」他呼了一口氣，一股白氣向上直騰。中士微微一笑，接着說下去：「不錯，真是冷，但我們大夥，咬也要把這塊硬土咬開，啃也要把這條密林啃掉，不然，那我們就用我們身上的熱火來烘開這冰地雪林。弟兄們，幹吧！拚命幹吧！此刻一秒鐘都是很寶貴的！」

他的話聲就像一坩早冰裂得嘩叱大響，又宏亮，又動聽。大家都向他微笑了。

「同志們，堅決幹去！」政治委員叫了一聲，所有戰士們都拿上了斧頭鋸子。

一分鐘之後，在這密林裏，又是斧頭，又是鋸子，連劈帶鋸地大響起來。

深夜。樹林裏大響大響着，從漆黑黑的密樹梢縫隙中，望到高空中的繁星閃爍。

該營已在熱烈地動手工作……

土凍得像岩石一樣。連丁字鎗也鑽不進，鑽得一聲一聲的大響。但人們絲毫也不退縮。他們頑強不停地掘着。一株株的大樹轟轟倒下，掀起一陣陣的颶風。

戰士們不分晝夜的工作。他們甚至拒絕別人來換班。

森林裏燒起一堆堆的野火，行車灶也在冒烟。疲倦了的人在火堆旁休息一兩個鐘頭之後，又拿起斧頭來幹。

鮑里索夫工程師特別關心他走到落後了的人跟前，告訴他們怎樣救法，才節省氣力，才做得更快。他到處奔忙，注視着砍開的空地，興高采烈地向戰士們問道：

「記着，直路是最短的路咧！」

青年團員們也不願意落在那有經驗的築路排後面。在砍開的空場上，粗大的樹幹燒得大火熊熊。許多又高又厚的雪堆都被大路穿破了。

森林裏各火堆旁的樹樁上，出了戰鬥牆報。大家都很興奮地急於要知道最後通報。在休息的幾分鐘內，戰士們都圍聚在火堆周圍。鮑里索夫工程師就來向他們講述列甯格勒及該地兒童的情形。本來在這很舒服的火堆周圍來坐坐聽聽，是很有趣的，但指揮官所一再申述的情事，籠罩着人們的心靈，並催促他們愈快愈好的又去拿起丁字鋸工作。

早晨，從遠處村鎮裏有許多婦女小孩，唱着歌曲來到森林裏。任何人也沒去召集他們。他們親自跑來，一來到就參加工作。這些鄉下孩子，臉上凍得緋紅，都在那裏清除散到路基上的樹枝。他們一到火堆旁就唱歌。他們的天真活潑以及小孩子的那股銳氣竟使大家對這工作都愉快起來。戰士們很眷愛地望着這些小孩們；此時各人都不禁憶想起了自己的家庭，自家的房屋，而此刻他們的手握着斧鋸也特別有勁。

另一位工程師克里沃盧奇珂就在各營裏來來去去。他很讚美戰士們的工作。祇要他看到那裏有點欠缺，或者放空的地方，工程師就親自拿起丁字鋸來，並告訴怎樣做法。克里沃盧奇珂工程師看到，此地人們既這樣堅毅地工作，則一切命令式的空喊都是毫無作用的。於是工程師親手

拿起丁字鎚，並教誨大家怎樣來鋪設路基。

在苔沼地帶上，烈風把剛剛鋪好的路面又吹起一些雪堆。工程師就派出婦女和小孩們到大路兩側去——沿着路邊很快砌起了高高的雪磚牆來。

「路定要修得很美觀，」雖然並沒有人同他爭論，但他很堅持地這樣說道。當一邊還在鏟樹幹的時候，森林內各曠場上並有木三角板在拖雪。火堆旁的兒童們已在三板板上繪寫圖表、路程及口號。

三天滿期了。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一日，政治委員彼得洛向軍用汽車路路長報告說：此路業已築成。

戰士們還在火堆附近打掃軍營的殘跡，而這土路上已經湧現出川流不息的貨車，這是世界上任何一條森林路上所沒有過的。許多載運糧食到列甯格勒去的大載重汽車，變得森林裏轟成一片。

*

築路營並未離開這條初築成的大路。此路需要有經常的注意和極大的愛護。雪風在路上颯來颯去，路上的薄冰把坎坷不平的地方，弄得危險難行，黑夜裏容易出險。路上的交通時時刻刻都是很緊張的。修路人整天整夜在路上值班；他們隨時都在清掃道路。在坡路上時時都有拖拉機等候着，遇到有調皮的汽車，它們就把它拖到一旁。沿途都有調車手值班，——他們給駕駛員指示方向，遇有危險時就加以援助。

*

*

我在各路和各十字路口上都看到有說明日丹諾夫來信的繁欄奪目的標語畫報。公路上的每個工作人員，無論是駕駛員也好，修路人也好，交通員、醫生、修理匠也好，都可以在各種口號中找到自己簡要而明確的行動綱領。

駕駛員在路邊標語上讀道：

「駕駛員同志們，輸送更多的糧食、燃油、彈藥給奔衛列格勒的人吧！」

而他也就知道，並不是他孤獨一人來解決自己面前的任務。冰路上有他的很多朋友幫助他；如修路人、添油手、飲食供給站底工人，以及沿途所有的工作員等。這在那些專門號召駕駛員底朋友們的標語上，可以看得出來：

「修路的同志們，要把路修得特別好。」

「拖拉機師同志們，及時清除道路，一分鐘也不要延擱。」

「飲食供給站的工作員們，要保證駕駛員都吃得很好。」

「添油手們，要迅速替汽車添好汽油，把滑機油上好！」

人們既覺得有集體力量來幫助他，自然他行駛時也快活，工作時也快活，——這點在各叉路上，冰上，森林內，難行的坡坎上以及有危險的裂口上，即在到處張貼着的號召標語中都可想見得到。

駕駛員之一天運輸兩趟，成爲一種運動，這就是對日丹諾夫底號召的具體回答。這是什麼意思呢？凡是在這冰路上駛過的人，都能讀到這樣的口號：

「駕駛員，記着！你每天運輸兩趟就能保證一萬個列甯格勒居民有糧食吃。定要做到一天運輸兩趟！」

汽車路上每個戰士都有很高度的覺悟，覺悟到自已對祖國所負的天職。他們懂得戰線司令部所給予他們的任務是複雜而困難的。但祇是使工作人員都覺悟到某種任務的重要，仍是不够的。而應當要把所有的人們組織起來。

旅政治委員兼兼用汽車路政治委員西金同該路路長西洛夫少將一塊，能於迅速地推動人們去

建樹英勇事業。首先建立了路上的秩序。凡是足以改善路政的大情小節，不僅考慮周到而且一實現。並造成了使駕駛員能够好好工作的優良條件。

這種辦法，馬上就發生了效果。一九四二年一月十八日，該路第一次完成了運輸計劃，而在第二天，此路運輸額已經比本月初增多一倍。

冰路上的戰士們從飢餓中救活了幾十萬列甯格勒婦女和兒童。

他們熟知列甯格勒與前線都在等待援助，所以他們也就克服一切障礙，堅決排除各種困難，而誠心誠意地工作着。

副政治指導員庫傑爾斯基就是青年團員汽車隊底發起人。該隊十個勇敢的駕駛員每晝夜運輸兩趟。有幾個青年團員：如克魯平，孔德仁，克列紹夫，普洛庫金，鮑里索夫及霍希巴赫特也夫等，甚至在敵機連環的夜襲，居然開起自己的汽車，冒着敵人火力，而在這不可靠的冰上行駛着。

我親眼看見駕駛員康德雲底工作。他從冰路築成之日起就駕起汽車，多次在脆冰上行駛。那怕敵人猛烈射擊，他還是把貨物運過去了。這駕駛員奮不顧身，一心想到列甯格勒的人。有次早晨康德雲開着貨車在冰上駛着，湖上霧霧迷漫，一不小心，汽車就陷到裂口中去了。有些麵粉袋落到水裏，康德雲毫不猶豫，馬上跳往冰水內，水深及胸，但他居然把這些重袋子拖上冰來。水上起了一層霧氣。他已經凍僵了，失掉知覺，兩手軟弱無力，但他的剛強意志迫使他工作。他把麵袋從水裏拖出來後，就去尋找有人丟在凍上的雪橇。他在冰路上行駛時，多次見過這些雪橇。康德雲找着雪橇後，就把這些麵袋載在雪橇上，由其他汽車分別帶走。當康德雲載完最後一帶麵粉時，他已完全失掉知覺，倒到冰上，後面來的人才把他運走了，這時他衣服上都結了冰……

暴風襲路

「那怕天地寒凍，也嚇不倒我們的騎車！」

——冰路上的俗話——

拉多牙湖的冬夜。獨立無援的人。冰路英雄。

奮不顧身。冰上失火。駕駛員們克服疲憊和

睡眠。軍人的天職。機智。冰路在酣夢中。

在整個漫長的冬季，湖上每天都起奇寒凜冽，風雪交加。冰路上的這勁敵——狂風，隨時捲起雪堆，埋沒大路。急暴的暴風颳得過路人通通迷失了道路，汽車也被埋塞住。一切生物都凍斃了。厲風暴雪之夜，真真令人可怕。暴風吹裂了湖冰，汽車疾馳而過即陷入裂縫中。大風把路上的人吹倒下去，一捲捲的尖刺雪沙，堆在他們身上，吼地一下，頃刻間就將他們埋葬到雪堆裏。

飢寒交迫而驚慌疲憊的列宿格勒人成羣結隊，川流不息地從這冰野上走去，他們急急忙忙向東方走，而拉多牙湖上的暴風把他們吹倒在冰上。沿途汽車不夠，燃液缺乏，所以許多人都是步行。汽車上祇是裝載婦女和小孩。成羣成隊的青年和大学生都在風暴中，苦寒中步行着，很多

人拖起載有箱子和傢具的小雪橇。精疲力竭的人們東倒西歪，連站不住，有的掉了隊，跌在冰上；個個都是面色黃瘦。路上工作的戰士把自己最後的一小塊麵包同他們分著吃，但戰士們自己也是飢餓人。他們祇領到各人一點微微的口糧，而風雪冷凍中的艱鉅緊張工作需要用很大的精力去做。祇有這些人的堅強意志和剛勇精神才能推動他們前進。

這裏不僅是人在熬苦受難，連馬匹也飢疲不堪的倒斃着，馬匹往往倒在滑冰上，一會就死掉了，湖上的行人們忽地圍在這死牲口周圍……經過半小時之後，大家都散開了。這裏冰上祇剩下淨白的骨頭與一個尾巴而已……

但是任何人也不掏動雪橇上的麵粉袋。這些袋子是誰也不去侵犯的。大家都懂得：麵粉是運送到被圍的城裏去的。任憑飢餓得怎樣厲害，但始終也攔折不了這一百覺心。

*

*

*

列甯格勒的難民都拚命地往考班走去。考班原是舊時一個不大的村鎮，蜿蜒在拉多牙湖邊運河及小考班河一帶。運河旁邊有個古老的俄國教堂，上面聳起幾個暗綠色的尖頂。教堂近旁就是一堆蓋滿了雪的墓地。北方昏黯的天空。考班鎮那些風塵僕僕而滿腮鬍鬚的漁夫們在街上踽踽着。一條大街就邊着運河。窗戶邊臨水上。民房都是舊式的，屋基很高，屋基裏面儲藏有打魚的傢什，鞍具和馬鈴薯。

考班的漁夫乃是一種莊重嚴肅的人。他們住在這一偏僻角落裏，生活上是儉樸澹泊，從容不苟的。而際此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之日，那些向東行進的飢寒疲苦的人潮忽然湧到這個偏僻的北方村鎮裏來了。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末，考班第一個衛戍司令，年輕人尤馬什夫大尉來到這裏。這正是極艱難困苦的日子，那時湖上的路剛剛才開始佈置。

悽涼的冬夜。湖上颯來烈風。村鎮幾乎沉淪在雪裏。運河的冰上聚起成千的車子和無數的餓民。各民房內，人擠得滿滿的，連腳都插不進去。許多人就在露天裏徘徊着。街上升起一堆堆的篝火，不管是小院門架子，也不管是從籬柵上拆下的木頭，都在火裏拋去。

夜裏黑得伸手不見掌。腳踩得雪上作響。樹幹凍的發出裂聲。大尉沿考班鎮走了一趟。運河河坡上，帶霜的樺樹下到處都是凍僵了的過路人。其中有些人，衛戍司令已經來不及幫助了。有個凍僵了的人，眼睛睜得很大，靠在一個小坡上，坐着。他很注意地望着遠處；他那慘白臉上的雍容微笑已經凝凍下去。在他這最後一息，究竟他看的什麼？回憶了什麼呢？

尤瑪什夫下禁崗之一路。

考班這第一團衛戍司令當夜就派了幾輛汽車帶着救護人員到冰上去。他們把路上疲憊得掉了隊的人都收容起，運到考班來。老教堂裏有斧頭聲響，——木匠們在那裏做床鋪，安桌子。爐子的火昇得很旺，旁邊有幾口冒汽的大鍋。脫了色的神像，像很有興趣地在望着木匠作工。

考班衛戍司令親自把各房屋都編起號碼來，從此以後，不得到防軍司令的准許，任何人也不敢隨便鑽進住宅裏去。凡是到達考班來的人，一律要到衛戍司令部去登記。登記之後才能領到食物和住處。至於沒有證明文件而形跡可疑的人就攔阻下來，交衛戍司令部處理。

吃喝，取暖都是很艱難的。因此誰毀壞住屋，就把誰當作敵人來究辦——這樣一來，才沒有毀壞房屋的事情發生。此處食物都是從後面很遠的糧站上運來的。

於是列甯格勒的人在考班這湖岸上就開始得到吃食，住處也很暖和……

在一個繁星皎潔的寒夜裏，我站在考班街上。看見從列甯格勒開來了一些公共汽車。被撤退的婦女小孩從汽車裏走出來。面帶睡容的孩子們，手擦着眼睛，身子凍得縮起。馬上就有戰士們走去接上手來抱着他們，小心翼翼地把他們抱到取暖所去。這時戰士們的神情是很溫存的。他們

因繫念自己的家屬和小孩，於是滿腔的熱情都傾吐在列甯格勒人身上。戰士們安撫這些小孩，耐心地來照料他們。

在湖之南岸不遠的地方，敵人放起藍色火箭。那裏就往前綫，婦女們都憤激地望著那方。

「敵人在放花燈。你們不要駭怕，」戰士們安慰婦女們說。「法西斯的惡狗們都踏在冷洞裏——怕死。」

所有這些被撤退來的人都帶到光亮而溫暖的取暖所去了。他們在那裏都烤得很暖，吃得很飽。

所有調車手，副司機師，拖拉機師，駕駛員及醫務工作人員們整冬都在冰上緊張地工作着。他們很勇敢地站在自己的戰鬥崗位上。

調車手的職責極其重要。每個調車手都應是很精敏，很細心，很機智的。他專注視路上的車輛行動，觀察冰狀及其病態。他要同醫生一樣，來傾聽冰路底脈搏。假令路上好久沒有汽車來，那他就知道，路上什麼地方起了「塞子」，好像止血的棉花，塞住大路，停滯了路上的正常交通。有了「塞子」，燃液則大受損失，列甯格勒所迫不及待的糧食也就停滯在路上。如果冰要出點亂子，坩裂開來，調車手就連忙彎路去指引汽車，繞道前進。夜間，或大風雪裏，他就用手燈去照示路的方向，如果汽車縱隊擁擠起來，他就去把他們分散，免得陷入危境。他又去照料汽車，使之按指定的糧道駛去，不至於空跑一陣。調車手隨時都是富有勇氣與決心，而在困難關頭，他就去援助駕駛員。

有天，我親眼看見在狂風猛擊之下，拉多牙湖的冰坩裂起來；忽而就開了些毒狠狠的裂口。口內冰水迸發，馬上就把克林什夫上士那段冰路淹掉。這時正有一輛載着糧食的汽車疾馳而來

駕駛員猛地把車停住，而跟在後面奔馳的另一輛汽車，却來不及避開，恰恰就碰到前面汽車上。這兩輛撞壞了的卡車塞住大路，路上出現了『塞子』。冰經滿載貨物的重汽車一壓，於是連車帶貨一齊陷到水裏。

克林什夫七士，穿着氈靴，首先跳到冰水裏，其他同志們也效法跟去。好像不是嚴寒而是熾火繞着他們一樣。大家的衣服都凍了冰，動作非常困難，但調車手們不顧一切，拚命工作，一直做到把汽車和貨物都搶救出來，並恢復了路上的正常交通爲止。

上士始終站在自己崗位上。他穿着凍冰的氈靴，腳在寒水裏，調劑路上的交通，直至有人來換班時，他才離開這裏……

當時在驚心動魄的深夜，湖上狂風奇寒，而在那快凍僵了的行人前面，黑暗裏忽然出現了一位勇士亞明諾夫。他肩寬體壯真是一位強壯的小夥子，他把那些迷了路的人都帶上了路。疾風暴雪把坐下歇氣的人都掩蓋了。人們已經疲倦不堪，曠歷沉沉，而他却把凍僵了的人扶持起來，鼓勵他們，帶他們到取燉茶裏去。至於那些完全凍得拳縮了的人，他又替他們擦身，把他們一個個搗到救護寮裏，並很關心地幫助看護長來恢復他們的知覺。

當人們恢復知覺之後，亞明諾夫就無影無踪的走了。他走出去時，甚至沒有向被救的人們說出他自己的名字。

我望着這勇士底兩隻強大的手，暗想道：「這雙手該救活了多少蘇聯的人啊！」

此刻，當我寫到這裏時，我很興奮地憶起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夜間的情景來。當夜，冰路上雪風大作。際此狂風暴雪中，亞赫歐得契也夫中士從帳幕裏跑到冰上來，馬上就在一個危險路段上站崗。雖然該夜並不歸他值班，但中士終於冒着嚴寒，做了好幾小時的工作。拖拉機師和剷雪機師們都在這風雪猖獗的冬夜裏，來往巡弋。他們剷開彎路，把停陷在叉路口上的載貨汽

車拖曳過去。狂風怒吼，雪鼠急旋，旋得連眼都睜不開來。天氣寒得難耐，簡直難於呼吸；手全凍僵了。恰巧在這幾小時內，敵人大肆炮擊冰路。人隨時都有遭死的危險。但是戰士們一個也沒有想到死，都想活着。

敵人有個炮彈打中了裂縫上的橋，橋被粉碎。路上大隊大隊的載貨汽車嗚嗚駛來。那怕狂風暴雪咆哮怒吼，戰士們依然鎮定沉着，連忙去恢復該橋。敵人的密集炮火雖未停息，但戰士們業已撥來木料，已在劈鋸架梁，着手架橋。馬夏也夫少校幾夜沒有睡覺，雙眼通紅，在那裏領導工作。他常常親自拿起斧頭，極熱心地工作着。有時他放下手來，人走掉了，大家猜想到：此刻他定是在旁的危險地方，那裏正等待他的指示和命令，果然過了一會，他又從雪風中的黑暗裏鑽出來了。

三月間，冰路上裂開一條大縫，交通斷絕，路上貨車都停滯住了。雪鼠團一停下，修路人們一齊動手，馬上開闢出些彎路來。沒有一個閒空的人。周圍水正在淹這條路。水漲得很高，已經把裂口淹住。人們小心小心地往裂口邊探去。

馬夏也夫少校馬上把交通員都叫來，並對他們說：

「怎樣也不能讓汽車停下。快，拿起斧頭去架橋吧。」

*

*

*

司務長沙甫郎斯基到冰路上來了，他同另外幾個人一塊，也居在一個小帳幕內。他穿起一件他很愛惜的異常華潔的短皮襖。同志們很快就看出來，這位新來的司務長，一般是很愛惜他私人東西的。是的，他隨時都極愛惜自己的衣服，那怕這是件極難辦到的事；因為這邊就是添油站，日夜不斷地總有汽車開來，而渾身油污的駕駛員又都到帳幕裏來烤火。許多人暗中都討厭這

沙甫郎斯基，同志們對他也是不親不疏，若即若離的。

有天夜裏，路上風雪交加。狂風打到冰上，頓時冰就拆裂。大路上有輛汽車駛來，車上坐有幾個凍得發抖的女人和小孩。汽車開足馬力，一下碰進裂口，就往水裏沉去。女人小孩都浸到冰水裏。

司務長沙甫郎斯基及調車手們一聽到快淹死的人在驚叫，就急忙跑去。司務長馬上就脫下自己的短皮襖，精精細細地放在一個乾地方。

調車手們滿不高興地跳着眉頭，想道：

「他的東西倒比別人的性命還要貴重囉！」

那知事情大大出人意料之外。司務長一走近裂口旁邊，半點也不猶豫，就跳到冰水裏。他勇氣無畏，鑽進水去就把那些快噏死的小孩拖出來了。這個勇士救活了所有的小孩。當他從冰洞裏鑽出來時，嚴寒立刻就把他的透溼衣服都冰凍了。沙甫郎斯基臉上結了一層冰罩。他急忙抓住那毛茸茸的短皮襖，張開那原來被他穿得很暖和的內毛，小心心地圍在幾個得救的小孩身上。

恰巧來了一輛汽車，司務長把小孩們都安置在汽車上，親自把他們送到取暖處去。他本人雖然極力表示是很勇健的，但他臉色已經發青，渾身抖擻。他現出有點雜乎爲精的樣子，竟至昏迷起來。

一大隊載重汽車在冰路上疾馳。突然走在先頭的一輛載滿汽油的油車摩托着了火。油車立刻就會爆炸。迎頭來的駕駛員們急忙把自己汽車轉到旁邊。

這時赫列伯托夫中尉正帶着兩個戰士米契夫同庫利發爾在大路上巡邏。他們一見油車着火，毅然無畏地跑近攔去，急忙用雪往火焰上撒着。一條的碧藍火舌燒得滋滋的響，兇狠狠地回汽瀉

櫃上伸來，就像幾條毒蛇一樣。汽油櫃上已在冒汽。這三位勇士已經熱得受不了。

「朋友們，走開去！後退！」駕駛員們連連大叫。

但這幾個戰士並不走開。他們終於冒着生命危險，打熄了這燒得發響的火焰，而把列甯格勒飛機師所渴望的汽油搶救出來了！

大路上的戰鬥們那怕在這狂風暴雪天候極劣的情況下，從來也沒有離開自己的崗位。雪嵐中一片昏天，駕駛員看不清路。當時，狂風剛吹開一條冰縫，調車手及時就站在裂縫邊這臨時崗位上，那知前面汽車急的一躍，恰巧碰到這調車手身上，就把這戰士壓死了。英勇的共產黨員謝爾卡林也就是這樣犧牲的……

一九四二年一月，拉多牙湖上奇寒苦冷，雪堆叢集。這時駕駛員們必須空前地振奮自己的力量，而他們也就毅然決然，毫不顧身的工作着，雖然敵機轟炸，路冰爆裂，雪堆，奇寒，一概置之不理。

我們忘掉睡覺，

我們忘却吃喝；

祇知駕起貨車，

在冰上飛馳着。

我一手抓住舵輪。

手套裏的毛失掉知覺，

那怕困乏得睜不開眼，

我的車還是在走着。

冰路詩人勒芝尼可夫上尉在他的短詩中就是這樣描寫駕駛員們的英雄精神。

冰路上豈得有這樣的標牌：「牌子」：

「駕駛員同志們！多運糧食、燃油、彈藥給列甯格勒底保衛者啊！」

駕駛員們也許忘餐廢寢，甚至不休息地工作着。他們駭怕自己瞌睡誤事，於是把白鐵鍋子懸在司機棚裏，並靠近耳邊；鍋子鏗鏗作響，也就可以鬧得自己不至於沉睡下去。有時，他們把

步槍橫在他的膝背上，不讓自己歪倒在坐位上去睡覺！

*

*

*

有個大風大雪的夜裏，駕駛員科羅金駕起汽車大胆地在湖上駛着。狂風怒吼。一個個的大雪崗都在冒刺，就好像像過火的火場一樣。

駕駛員很有把握的駕着他這輛大卡車，忽然往雪崗內馳去，衝開雪堆，擊破逆風，逕直向前邁進。

路上的路燈快熄掉了，旋風把路標都吹走了。狂風暴雪之下，一切都在旋蕩，奔馳，咆哮。公路也看不見了，連什麼也消失得無影無踪。

這輛汽車開得過度緊張，遠遠震顫。駕駛員很仔細地傾聽該摩托的響聲，查出摩托在若斷若續地響着——汽車出毛病了，快壞掉了。但汽車仍在往雪崗上闖進。雪風大陣大陣地襲來，摩托大吼一聲，突然就斷氣了。冰寒風雪征服了這輛汽車。

駕駛員精疲力竭，一歪就昏迷欲睡，眼睛再也睜不開來。科羅金知道，在冰天雪地中，這樣就是遭死。他震動身軀又搖着頭，——怎樣也不讓自己昏迷過去。他又在寒風的怒吼聲下，唱起歌來，叫喊著。這個健壯結實的小夥子，却有副怡然宏亮的嗓子。現在又怎樣呢，難道叫得過狂暴風雪這白色惡魔嗎？

汽車夫記起了南面有個芝林島。那些黑石堆中設得有個兵站，還有地窖，地窖內住得有愛好賓客的人。他決定跑到那裏去。

駕駛員動身了。有時跌進裂口，有時疲倦得倒在冰上，他走了很久，才走到島上。當他突然出現到那裏時，大家都非常驚異——在此大風大雪中，他居然找着了到這裏來的路。真了不起——人們都很關心的照料他，讓他吃過飯，身上也溫暖了。島長費多托夫中尉勸他留在此地度過

這陣風雪。中尉素來是個驍勇無畏的人，但在這種天氣下，連他也不敢離開此地。

「看，在這樣瘋狂的夜裏，誰敢冒險去偷貨呢？」中尉說道。

駕駛員却很不同意地搖了搖頭：

「不，不，這樣時光我決不能留在這裏。請通知大家，讓同志們來幫幫我的忙吧！」

他準備動身轉回汽車那裏去。人們恐嚇他說：

「往哪裏去？難道你發了瘋，就這樣去送死麼？」

駕駛員不高興地聳了聳肩，斷然答道：

「我決不丟掉這車貨物。此刻我雖是困難，難道列甯格勒人容易些麼？他們比我更難到一百倍不止。」

「你說得對。你去看看，再轉回來！」中尉同意，「不過我要給你一個嚮導。」

「不要嚮導；我一個人找得着，」駕駛員拒絕這個提議後，就離開這兵站了。

現在，他一個獨人來熬這苦難漫長的時光。昏晝快變成了黑夜。疾風暴雪依然是那麼猖獗，若寒砭骨，但這位剛性不屈的人一點也不畏縮。不過那沉迷的瞌睡又在險惡地纏繞着他，甜蜜的甜夢硬箍住他這疲憊的軀體。忽然間，科羅金迷朦入睡，他頓時就夢見了家屋，住房，暖舖；甚至還聽到家裏人的熟識口音。噯，睡在這溫暖的被褥裏，真是舒服！於是他就其樂淘淘的伸開腳來。覺得疲勞了的手上，背上，都已沉淪在愜意的倦境中。

忽然有個念頭，就像火花一閃地鑽進他的腦子：

「貨物呢？誰來把它運給列甯格勒人去？不，不，決不陷在這狂風暴雪和絕望情景中！」

他走出司機棚，抓着一把鋸，爲了把身體擺暖和，就拚命地工作起來；然後又休息休息。當科羅金終於凍得難耐時，他燃起一堆小火，加些亂雜東西到上面燒着。騰騰而愉快的火焰這

時又鼓起了他的勇氣。

暮色沉沉，夜又快完了，但風雪仍未靜息。好像公路是向北疾馳而去。

駕駛員往司機棚裏一鑽，門轟得啞然一響。他昏昏沉沉半夢半醒的坐着。他看見列寧格勒，看見它那片廣闊的雪景，披雪的公園，並且看見那裏的小孩。小孩們張起一對對濕情依依的眼睛，渴望着他。頓時，他的心房都燃燒起來，腦子裏油然想道：「非幫助他們不可，硬要去幫助他們！」

祇是在第七天，人們才找到這輛一半淹在雪裏的汽車。

科羅金業已僵凍得快要死去。他們替他擦了擦身，灌了他幾口燒酒，就把他運到軍醫院去了。

當他甦醒過來時，一位戴眼鏡的醫生很仁慈地把眼珠向上一釘，說道：

「啊呀！你的身體真像鐵呀！但是，總還要躺個星期才行。」

駕駛員肩頭一擡。

「醫生同志，這樣絕對不成。請求你今天就讓我出院工作！」

他也不顧醫生的忠告，當天就出了院。

*

*

*

有個駕駛員孔卡諾夫駕着卡車在冰路上行駛。冰經重車一壓，轟地一聲，裂開一條彎曲的裂縫，車輪頓時就到裂縫裏，卡車已在慢慢往水裏傾陷，修理匠馬上都來援助。他們很有經驗的看了看那損壞地方「糟糕！」就絕望地把手一抖：

「完蛋！汽車已經無救了。駕駛員同志，你不要管放心，回到你隊伍裏去罷。」
但駕駛員孔卡諾夫無論如何也非救出那輛汽車，於是他立刻就動起手來。

烈風怒吼，嚴寒肆虐。但駕駛員絲毫不覺得冷凍。他把卡車活板上的欄杆木板抽卸下來，仔細地塞到卡車下面。但木板總歸要有什麼擋着，然後它才能於支住卡車，以免傾陷到湖裏。這件事情，要誰誰來做呢？

當然要靠嚴寒！

孔卡諾夫急忙把木板上澆些水，讓它同冰凝結起來。他又逐漸逐漸地來培植冰塊，一點一點地把卡車往上移昇。這件事情祇能慢慢做去，但駕駛員却也忍耐得住。正因為他有耐性，事情終於成功了。他把卡車弄到了冰上，劈掉凍在冰上的木板，一切都收拾就緒後，就開着汽車走了。過了兩天，孔卡諾夫健壯而愉快的回到了自己的隊伍裏。他把汽車完整無恙的開回來了。同志們問他：「是誰幫你的忙，把它救出來的呢？」

駕駛員回答說：

「嚴寒和機智！」

*

*

*

任何時候我也忘記不了有次的狂暴風雪。

正當二月初，驟風暴雪一連鬧了三天三夜，冰湖上雪堆翻滾，就像驚濤駭浪一樣，把大路上所有一切東西都掩埋在雪裏。就是嗓子再大的人也叫不過這狂風的怒吼。冰風刺面，雪粒如針，眼睛全睜不開，口內耳裏都擠進了雪，睫毛上凝滿了霜。在這暴戾可惡的雪潮中，連極強悍的漁夫獵人也走不動路。

這夜，再強大的載重汽車也經不住同自然界這場力量懸殊的搏戰，甚至連極強悍的「雅」牌卡車，因為載量很重，素來是所向披靡的，終於經受不住，也陷在雪堆裏。摩托也嘎噠起來，摩托上都披滿了霜。駕駛員門皮這非人力所能克服的暴力弄得精疲力憊，手握着能輪就沉迷入睡。

了。

這時我們兩個人正在這白茫茫的雪潮中走着。狂吼的雪風把我們壓倒在雪裏。可是我們使勁地爬起來，又向前走。

我的同伴——政治部工作員——塞曼·亞貝拉摩夫，是個大胆無畏愉快活潑的人，他隨時都在鼓勵我。

當我來此之前，他就在這冷酷無情的冰湖上做過很多時的工作。寒風冷凍侵蝕了他的面容，但同時又鍛鍊了他的剛強意志。他那不屈不撓的毅力，加之關心同志的態度，真真令我佩服。在危險關頭，他却具有不可摧折的勇氣，而一到閑暇時分，大家坐在地窖內的小火爐旁時，就可以聽到他那真正動人的談笑聲。

我們就在路上這吹得睜不開眼的狂風中走着。忽然間，我連心房都縮緊了。

「塞曼！」我大聲叫道。「看，汽車夫都在睡覺呀！他們會凍死的呀！」

狂風怒吼，壓倒了我的微弱嗓音，但塞曼·亞貝拉摩夫也猜到了我說的什麼話。他抓住我的手，大叫一聲：「不，不，這不會的！我們走吧！」

我倆又沿路往前探進。周圍漆黑，一陣陣激暴的白旋風。各汽車上的燈光也熄了。一片靜寂——汽車是死的，動也不動——因為它們鑽進這嘩嘩響的雪堆裏，就僵凍了。摩托也不響了，沒有脈搏，也沒生命了。狂風捲起雪沙。就在汽車上面急馳而過。汽車竟在這雪風的單調莽歌聲下，被埋葬起來。

塞曼·亞貝拉摩夫終於戰勝了狂風的頭批衝擊。他闖到一輛汽車跟前，一開開司機柵門，就看見那個疲憊得要死的駕駛員，頭垂在胸前，沉迷酣睡。亞貝拉摩夫鑽進司機柵，連推推，總想把他叫醒，使之履行自己的職務。但這酣睡得忘掉知覺的人，簡直是難於甦醒過來，

亞貝拉摩夫揉了揉臉，搔了搔他的耳朵，狂聲叫道：

「喂！醒來！醒來！」

這人不由地搖頭，胡亂的嚙嚙着，怎樣也清醒不了。

「鬼東西，醒來呀！」亞貝拉摩夫堅持地叫着。「不然，你會死在這裏的。」

任憑怎樣威脅也是枉然的。再熾烈的語句也冰凍在這嚴寒酷冷中了。於是亞貝拉摩夫擒住駕駛員的胸襟，把他從司機棚裏拖起出來，又抓些雪替他擦臉。

「唉，老在睡着！見到鬼！」

亞貝拉摩夫一邊推奔這凋萎不振的軀幹，一邊罵着。無論是嚴寒或冰雪，都不能使他安靜下來。也就在他的推奔之下，那死沉沉的甯靜終於敗北。駕駛員甦醒過來。

「小寶寶，睡醒了呀！朋友，坐上車去吧。喂，開車走吧。列甯格勒等着糧食吃呢。」

駕駛員抱歉地一笑：

「睡迷了，怎的也醒不過來……」

雪風吹襲，暴風嗚鳴。我倆急急前進。馬上又碰見第二輛汽車。地平上的白風，沿着汽車頂蓬上翻滾。亞貝拉摩夫開開汽車門，又把這個駕駛員叫醒了。

我們沿着這甯靜沉沉的大路走去。連我自己也開始覺得一切如在夢中：狂風卷雪，嗚號怒吼，汽車夫們在僵死的汽車裏大睡特睡。剛剛不久，這地還是生氣勃勃的，大路在緊張地脈搏，摩托轟鳴，來往的駕駛員們彼此在打招呼。而忽然間，就像神話裏一樣，一切都沉迷入睡了，都被上銀霜了。摩托的熾熱心臟也不顫動，人都在夢寐中呼嚕着……

「退後一點！」亞貝拉摩夫一面叫，一面把我往回拖。「看，這鬼傢伙，又睡着了！你想死，急於往你祖先墳墓裏鑽。我硬要弄得你不安甯，那你就不會睡覺了！」

他一下貼住我，當我的面叫道：

「去叫亞明諾夫，讓他把拖拉機開來趕趕雪，拖開這條路來。」

亞貝拉摩夫底鼻梁上起了縐紋，眼睛也凹下去了。他是疲憊了，簡直疲憊得要死。他自己也在打盹，困乏得站不住了。他緊緊握着我的一隻手，說道：

「你先走吧！」

我們分開手來。我向前走了兩三步，但雪旋風中，頓時我連什麼也看不見。祇是雪嵐在舞蹈，在怒吼！

亞明諾夫駕着他那斯大林拖拉機廠出產的強大拖拉機，來到那一小時前有些難民並有駕駛員彙凍在那裏的地方，大路也就即時驚醒起來。湖上微微發亮。亞貝拉摩夫就在大風暴中沿看每個汽車，叫醒各駕駛員，他硬要大家烘熱那些冰凍了的摩托。他趕走了酣夢，鼓起了各人的勇氣，而使一切都現得生氣勃勃。

亞明諾夫駕着拖拉機經過這些冰牆雪嶺，照直向前開路。冰雪彷彿走一塊快燒燬完結的火場，當此最後猶燬關頭，還在那裏冒烟。它們雖被人的意志所征服，而在最後掙扎中依然非常狂暴，但它們還是熄滅了，還是被人力戰勝了。

我在冰上一個取暖袋裏找着了塞曼，亞貝拉摩夫。他赤起腳踰牆，面兩蹙着一個女看護，在使勁地替她擦腳。

「腳凍壞了。碰到鬼，太不小心！這麼壞的一個夜晚！」他那雙小孩式的淡藍眼睛裏閃爍着怡然渾厚的神情。

他已經陷於沉眠狀態；祇一分鐘的光景，他就在帳幕角裏倒到一堆香松枝上面，大大鼾吼起來。

汽車營裏

樹林中的地窰。鮑爾春諾夫少校及其性

格。連底整理。派班。簡單算術。對先

進駕駛員的獎譽。汽車營的一位女子。

三月有天早晨，陽光明媚，我到了一個陰沉沉的樹林裏。松樹下到處都綠着明淨的淡青煙子。烟子從地窰裏昇出之後，逐漸消散在晨光中，鮑爾春諾夫少校所指揮的汽車營就駐紮在林甲一片曠地上和各地窰內。炫耀的陽光射在地窰的淨潔窗牖上；地窰裏升得有小火爐，火爐旁溫暖舒適。這時駕駛員戰士們都在公路上工作。修理匠在修理那些損壞了的地方；松樹蔭下的停車場裏傳出有斧頭和鐵錘的響聲。

就在這嘈雜喧嚷的樹林中，有許多清潔整齊的小路，如同光綫一樣，從地窰周圍牽射開去。各小路上面都是雲松樹枝傾凌着。進路口的小曠場上面，懸得有一個鐘，鐘的旁邊站着一個衛兵。他神色森嚴，目光敏銳，又特別有禮貌。

到了指揮所。我見過了鮑爾春諾夫少校。他生有一副愉快的俄國人的面容，淡藍色的眼睛。說起話來，聲音不高，但有些語句和態度上却表示得那麼堅強而生動。他舉動簡潔而又穩重。他所指揮的汽車營榮譽了紅旗錦標。該營的戰鬥員和指揮官們真不愧以此自豪。

紅軍戰士們舉起旗到這小曠場上來，他們那種雄偉而豪傲的神色，使我深為感動。旗幟在這青郁樹林中披上一層春雪的小曠場上飄蕩，就好像火焰在燃燒着一樣。戰士們底英勇面容乃是表示他們決心在這旗幟下，更爲革命，爲偉大的列甯城而鞠躬盡瘁奮鬥到底。

戰士們並以他們這指揮官而自豪。他們談起自己的指揮官來都是很尊而敬之的。

「對我們每個人說來，誰要是失掉指揮官對他的信仰，那就是再大不過的處罰。」幾個月以前，此種工作做得非常不好。新任汽車營營長一到職之後，就在周圍踱了好久，他見着到處都是污泥，一片荒寂，甚爲驚異。

鮑爾春諾夫少校在來到汽車營的第二天就召集戰士站起隊來，並森嚴地對他們說道：「够了！再不許這樣。是誰讓你們把汽車弄壞，把貨物扔在路上的呀？以後，誰要是拿起髒鍋子，誰就領不到吃食；誰要是破壞軍人的天職，誰就不能留在我們隊伍裏。紅軍戰士這四個字乃是高尚的軍人稱呼。紅軍戰士——他就是我們祖國的捍衛者！我國全體人民底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我想，你們會了解這點，並來執行你們對祖國所負的天職，那麼，現在就出發了！」營長說完了話。他領着汽車營開出到森林裏。也不管天氣嚴寒，就在土崖上一塊沙地裏，命令該營掘築地窖。汽車營就駐紮在幾條重要軍路的叉口附近。發佈了軍事紀律。

從某軍中派了一個獨立連到汽車營來，以便完成一種特別任務。該軍素因官兵英勇而光榮卓著。所有的人一談起該軍戰士，都稱讚不已的。鮑爾春諾夫少校對補充這個連來，非常高興，特別是來到的這個連，裝備得很好，武器精良。這是一支強大的力量。據各種材料證明，這個連滿可以每次至少輸送五十噸貨物。

但是却發生了一種沒有預見到的混亂情況。

某軍開來的這個連，每天祇運糧三噸貨物。少校大爲鬱忿。事前，他剛測行軍上城裏去過

一趨。他抽出一點功夫在列甯格勒城裏走了一走。那知他的心房登時頓楚起來。他看見各工廠冒烟的烟窗，看見面色瘦得發青的行人。街角上站有一個年輕的婦女，雙手抱着水管。她那對淒涼慘淡的眼睛惻惻閃爍，竟使少校惶悚起來。這個婦人已經飢餓得軟弱無力。她已經不能再往前走動，祇好在那裏休息休息，收集自己的殘餘氣力。

鮑爾春諾夫急忙往前走。看到街邊道路上有五個面色慘白的人並列坐著：三個是上了年紀的婦人，一個男子，一個小孩。他們旁邊燈得有一個裝着棺材的小雪橇。他們會拖起這個雪橇沿街走着，而這點輕東西，他們就已經拖不動了。他們的脚是勉強強地走動，簡直支持不住。

現在他們坐在那裏休息。男子在捲草烟，一雙軟弱疲倦的手直地顫抖。他把捲烟抽燃之後，慢吞吞地站起，拉起繩子，說道：

「咳，再往前走吧。」

鮑爾春諾夫轉回到冰路上來了。內心裏痛苦不堪。不管怎樣飢餓，列甯格勒始終是英勇不拔在周殘暴的敵人鬥爭着。它儼如一座鋼堡，對敵人說來，乃不可望而不可及的。而此地附近，就在他自己的汽車營裏，偏有這一類人，吃喝不愁，卻漠視一切，一點也不關心。

少校命令這一連人站隊。該連戰士睡色沉沉，無精打彩地稜眼一望。

少校厲顏正色，釘了他們一眼。戰士們經少校一望，馬上都垂下眼去。

「不錯，」鮑爾春諾夫暗中想道，「倒很不錯。都低下頭。害羞起來。可見，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喪盡了天良。」

「同志們，你們中間，誰是從某軍裏來的呀？」少校大聲叫道。

全體都舉起手來。

「也罷，」營長嘆了一口氣，就消消隊列走了一遍，仔仔細細地把每個戰士都望了一望。然

後他又走到贖場中心，沉思了一會，臉色都紅起來了。

「撒謊，說假話！」少校驕地一叫，「此地就沒有一個人是從某軍裏來的！」

頓時隊伍裏傳出一種微微的蠕動聲。

「說起某軍的光榮來，那是名震全國的，」鮑爾春諾夫繼續說道：「那裏的人是雄鷹！是驍勇無畏的戰士，是勤勞不息的人們。而你們這般東西，簡直是一羣懶漢。我到底是相信誰呢？是相信蘇聯人民，還是相信你們呢？如果相信你們，那麼，人們所稱讚某軍的那些話都是不對的了。這就是說，那裏的人也同你們應該是一樣的了。」

戰士們都竄追起來。少校察覺他們中間，有很多人在大大嘆氣，眼睛睜得通圓，忿激地望着指揮官。鮑爾春諾夫也就慷慨激昂地向他們講到他在列甯格勒所見到的事情。

「你們要向列甯格勒人，向這班鋼鐵般的人學習學習！他們用自己的意志，用愛國熱忱，甚至戰勝死亡。他們雖飢寒交迫，但從來也不拋棄自己的錘頭。他們在造就這抗戰滅敵的勝利，而你們又是怎樣的呢！」

他喊了一聲「派班」命令之後，心裏苦悶的不得了，就走進到自己地窖裏去了。

一分鐘之後，他望到窗口外面，一輛輛的汽車依次從停車場開上大路，逕直往糧站上去裝載貨物。

晚上，該連連長到指揮所來報告說：

「職連今天運去了六十噸糧食。」

少校默不作聲，像是在等待什麼。

頓時連長又報告說：

「戰士們要我轉告營長，說他們決心精誠工作，好在祖國面前，將功贖罪。他們請求把連內

的三個人開除出去……」

連長數出了這三個人的姓名來。

「戰士們對我說：『人民的公敵是不能存在於紅軍隊伍裏的。要消滅人民底公敵。我們尊敬列甯格勒和我軍的神聖榮譽，並且要用自己的英勇事業來維持這種榮譽。』」

「我相信他們，」鮑爾春諾夫終於說道：「一定會是這樣做的！」

獨立連戰士們從這天起就真正担負起冰路上的戰鬥職務。

*

*

*

一個有陽光的寒凍早晨，在那雪松樹叢下的小曠場上，舉行汽車營早間集合派班。當時我也在場，這次派班給了我一個不可泯滅的印象。

太陽照得松樹頂上的雪閃灼發光，玫瑰色的。戰士們大步大步地踏得白雪吱吱發響。各連都動作迅速，精神奮發，一下就排好了隊。

營長鮑爾春諾夫少校同營政治委員謝爾金走出來派班。曠場上震的一聲，彼此施禮致問。少校走到每排每班跟前，仔細細望了望所有的人。英氣勃勃的駕駛員們挺起胸脯，正眼望着指揮官。

指揮官問：

「大家都知道斯大林同志底命令麼？」

「知道！」各列齊聲回答。

「好，好得很！」少校沉靜地說着：「那我們就來檢查檢查，究竟我們在怎樣執行這一命令？」

他從公文夾子裏掏出昨天一晝夜內汽車營底工作簡報來。

他依然還是用同樣口氣說道。

「這天我們汽車營完成了運貨的戰鬥任務。」

戰士們都興奮起來。但是歡喜得太早。突然，營長領頭一皺，嚴厲說道：

「戰士同志們，我們說的話沒有兌現。在先進駕駛員會議上，我們答應過節省百分之三的汽油，但這一諾言我們沒有做到。這成什麼話，究竟又歸咎誰呢？駕駛員夏林昨天多燒了五十七公斤汽油。這就是說，他一個人白白浪費了我們全營所應節省的汽油總量百分之一。同時也就是剝奪了列甯格勒一萬八千份麵包口糧。正是用五十七公斤汽油就可以運一萬八千份口糧到被圍的城裏去！駕駛員布爾珂夫的汽油也多費了，弄得列甯格勒少九千份口糧。我們都忘記了一個簡單的算術。如果我們每天節省百分之一的汽油，那麼，十五天內我們就可以給列甯格勒人送去十九萬五千份工人的麵包口糧。假使我們真的做到自己的諾言，——那你們就懂得這中間的意義了！」

兩個駕駛員，夏林和布爾珂夫臉上飛紅。全營戰士都帶起一種責備的神情望着他們。戰士們這沉靜的眼光好像在質問着：

「你們的那些漂亮話呢？」

夏林連忙抬起頭來，慌亂不堪地向營長報告：

「昨天是有很多困難，今天我定來補償損失。」

少校的態度很堅強。

「我知道這些困難，」他嚴厲說道：「我知道為什麼多費了汽油，這是由於我們的工作做得不好，沒有組織性。究竟是什麼東西吞蝕了這寶貴時間和珍品汽油的呢？第一、是路上的『塞子』；第二、是因爲不愛惜。駕駛員工作不好，所以路上才弄出些塞子來。亂雜無章的駕駛員每每不要惜自己的汽車，汽車一壞在路上，就把川流不息的貨車都阻塞住了。總之你們要記住這句俗

話：「好汽車夫運貨，壞汽車夫總在修着」。同志們，該是這樣嗎？」

「是的！」戰士們齊聲回答。

「還有一點，營長繼續說：『不要惜汽車的駕駛員懶得多去開動摩托。汽車停下時，也不把摩托開住。因此汽油就白白燒掉了。對不對？』」

「對，營長同志！」大家齊聲叫道。

「既然我說得是對的，那麼，我們直到現在，還沒有執行斯大林同志底命令。須知命令乃是命令，而一個戰士底諾言正是不可侵犯的聖語。那怕困難再多，我們定當完成這一命令和諾言！同志們，堅決幹去吧！」

少校發出命令之後，各連踐得雪粒直響，回到各的停車場去了。

大松樹叢裏傳出了一陣「雅」牌卡車底摩托聲音。駕駛員們正出發去載貨。

汽車營中通常的勞動日開始了。

有個駕駛員華西里·米海洛夫從冰路築成後的第一日起，就在鮑爾春諾夫少校的汽車營裏工作。他是莫斯科的人，面容渾厚，灰色眼睛，現得滿有精神。他在莫斯科時就開汽車，特別愛清潔，臉上隨時都刮得乾乾淨淨，服裝整齊，非常守紀律。

駕駛員關於他的工作，曾這樣向我說道：

「日丹諾夫同志底號召書到了我們這裏，我心裏大為感動。當一讀完這封信後，我暗中就想道：『從今天起，我每天定要運輸兩趟！』果然，我說的話，現在我每天都是兩趟，甚至兩趟以上。讓日丹諾夫同志知道，爲了勝利，我要誠懇地貢獻出我的一切力量，必要時，我就毫不猶豫地把生命貢獻到這一偉大事業中……」

駕駛員米海洛夫做事堅決，而且身強力壯。

他駕駛的是「斯」牌卡車，但他還夢想更強大的汽車。

有次，他在路上碰到一輛被敵彈擊毀了的大「雅」牌卡車。卡車歪在路邊碾渠內；冬天的寒風已經把它掩埋起來。米海洛夫把這「雅」牌卡車掛在自己的「斯」牌卡車後面，終於地上路來。這輛大汽車又震又響。駕駛員把它拖回停車場，親自將它修理好了。有天早晨，他就像勝利者似的，坐在「雅」牌卡車的高坐墊上，洋洋然從停車場開到冰路上去。

「我心裏真快活得要命，」駕駛員坦白地承認道。

我同他兩人站在一輛載重五噸的大汽車旁邊，汽車全是漆的白色，漆得連不像是這次的一輛汽車。米海洛夫帶着很溫存的神情望着這雄強的「雅」牌卡車。

「你看看它吧。這成個什麼汽車？開起來，真不容易，可是貨真裝得多！一裝就是五噸麵粉。我還「雅」牌卡車，是自動卸貨，活板是放不下来的。而那些裝載手們，見到我的汽車就嚇得像鬼見到神，跑得遠遠的。但跑也是跑不掉的。首先就要把我的車裝滿。來罷，六十磅袋麵粉！我走到裝運站去，把裝載手們攔阻攔來。我的汽車，簡直像一隻大象，趕上這個，繞過那個，一直開到裝貨的地方。來，往上裝吧！當我開車在拉多牙湖上走的時候，我覺得很有力量，——我肩背後面是裝的一滿車貨。就是那些裝載手們也很尊重我這輛「雅」牌卡車。他們都激勵我說：『看，這輛汽車，才真是汽車啊！整整一個火車箱。兩趟就給列甯格勒人送三十噸麵粉。』」

我聽到這裏，連我也不得不尊重這輛大「雅」牌卡車及其駕駛人了。米海洛夫繼續又說道：「有次，工作日完結之後，我開回到自己汽車營來。我心裏想，又有了十噸。嘿，真是好汽車！當我剛開進曠場去，就看到道路上面，橫掛着一幅紅布。布上精巧的寫着一排大字：『向先駕駛員米海洛夫同志致敬。』我把汽車一停，跳下車來，特別跑過去，又唸了一遍。一字不差。』向先，先駕駛員致敬。』就是向我這米海洛夫同志致敬！可見，他們連沒忘記我，他們都在

熱心快腸地掛念我，關心我，好像伙！我心裏簡直活得要命：「嗶啵，親愛的媽媽，你該來瞧瞧蘇聯人是怎樣在歡迎你的兒子啊！嗶，華西里·米海洛夫，加緊幹吧，更提高你的工作速度……」晚上，森林內俱樂部裏放映電影。電影開幕前，有汽車營政治委員登台，講述駕駛員米海洛夫的工作情形。全體戰士一聲不變的在諦聽政治委員底簡短演說。

「我代表指揮部誠懇地請華西里·米海洛夫站到此地來向同志們說說他成功的祕訣。護我們的戰友們都來學習學習，應該怎樣克服困難。」政治委員提議道。

這駕駛員走上講台了。靜默一會，想了一想。因為這太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然後才說道：「我這成功的祕訣，說來是很簡單的。第一、我總是不白費時間。戰爭中一分鐘一秒鐘都有決定的意義。我把車一開到貨棧跟前：喂，往上裝吧！有時罵他們，有時嚇他們。我把眼睛一輪，——看到一些沒有經驗的裝載手，——於是我就親自來裝上麵袋。看，要這樣裝上才對！不是我來等人裝貨，而是我親自去找貨來裝。第二、汽車隨時都是安排得好好的。這點非常重要。說到這裏，朋友們，那我就應當要感謝我的換班人，駕駛員伊萬·格尼科夫。我倆是再友愛不過的了。這種友愛是爲了同一目的：「多運貨到列甯格勒去！」車一開回，頭一個問題就是：「汽車怎樣？」如果不先把汽車收拾好，我們簡直不躺下睡覺。第三、汽油一定要用細緻而稠澀。這玩意兒可太寂寞，但是以後到路上却够快活。路上就不至於再來澆油。汽車既安排就緒，那就滿可增加速度。頂好是多花個幾分鐘來好好上油，走到路上即可以減省很多時間。親愛的同志們，我要說的話就是這多，完了。」

米海洛夫走下講台時，所有他的戰友們，經久不息的熱烈鼓掌，表示歡迎他。

*

一位女駕駛員瑪露霞·格里哥列娃是列甯格勒汽車夫訓練班畢業的。人年輕，又漂亮，身強

*

力壯。她參加到戰鬥生活中來，亦如與她相仿的成千成百的俄國女子一樣。瑪露霞在訓練班一畢業，就讓她駕上汽車，人們開開汽車房的大門，並對她說道：

「好姑娘，一路平安，照直開到汽車房去。」

她把汽車開上了滑遶遠的大路，於是在她這沒有經驗的女子面前，就展開了新的生活。

駕駛員瑪露霞會這樣敘述道：

「我一開走之後，心裏就着急起來，啊唷，我該着急得多麼厲害！」

我又怎樣開得到呢？要知道我是第一次單獨開車哩！長途汽車我從來沒有駕過，假如汽車在路上出了岔子，那我又怎麼來修理它呢？

果然，我的汽車出了岔子，停在路上不動了。我從司機棚裏跳起來，仔細把摩托看了又看，我連心都冷了。許多卡車從我身旁飛跑過去，那時我想：如果修理不好，怎樣有發見人啊！我檢查我的摩托，記起了我學的功課，很快就把它修好了。我馬上覺得自己有了信心：

「瑪露霞，幹下去吧！」

我也就堅決地開起走。

我開得很好，穿過了全列第格勒城，然後沿着大路「大加其油」，照直開到了拉多牙湖。那知在離湖邊有兩公里的地方，我就看見在法加羅夫附近有幾輛汽車陷在旁路溝裏。這些開車的人，也同我一樣，都是列第格勒的女子。因為她們沒有經驗，所以把汽車開到了這可惡的地方。她們毫無辦法，也不知怎樣才弄得起來。我就去幫助她們，把這些卡車拖救出來了。那夥女子大概以為我是個很有經驗的老汽車夫。她們都效法我，跟着我走。於是我們就結成了一個女子汽車縱隊，浩浩蕩蕩，經拉多牙湖冰上開去，開到拉甫洛夫去裝貨。縱隊行進着，真是一望無涯啊！冰總在響，女子們倒非常快樂。

我們開到了拉甫洛夫，那裏真熱鬧，忙不開交。這時冰路剛剛築成：既沒有飲食站，也沒有取暖器。眼睛凍得流淚，一餓就餓個够。女駕駛員們簡直軟弱無力了，但工作却是刻不容緩地要做。困難是實在的，但汽車還是非開走不可。人們替我們裝上砲彈之後，就對我們說道：

「姑娘們，快開走。戰士們等着彈藥哩！」

我們急急忙忙地開去。路上的「塞子」苦了我們一個通夜。一直到早上才把它們擺脫掉，但貨物也終於運到了。卸載之後，馬上又派我們到冰湖上去。這次，我們汽車在轉運所卸裝載的是冰凍豬肉。裝好之後，當然，我們又沒吃點東西，也沒睡一下。

我駕起車走着。我餓得酸水直冒。我覺得冰豬肉也發出一股香氣味來。這時祇要我肯伸手到棚檻裏去，割下一塊肥豬肉來，就百事大吉了。但這樣做能容許麼？一個蘇聯的女子，難道能幹出這種可恥的事來麼？決不得幹！於是我就把腰上皮帶收得更緊，把耳帽戴得更下，自言自語的說道：

「忍住吧，姑娘！列甯格勒人比你更苦，應該幫助他們！」

我就這樣運了兩趟之後才開到汽車營來。一來就碰上了指揮官科爾巴契夫同志。頓時他就問我：

「你臉色怎樣這麼發黃呀？就好像是三天沒有吃東西似的。」

「指揮官同志，你剛剛猜準了，我整整二天三夜沒有吃東西，開到又走，開到又走。」

他很親切地望了望我，好像對待女兒似的，把我的手握了一握，說道：

「女英雄！謝謝你，深深感謝你的幫助！」

這真够誇獎我了。

我再對你說說，我在汽車營裏的生活。整個軍營內祇有我這一個女子。上級派了一個姓查的

戰士常常我的換班人。那知他一來就拆爛污。第一次，他取掉機器上的一個螺絲，想把汽車弄壞。我及時發覺之後就修理好了。我想，是誰做出這樣事情來的呢？我是決沒想到一個汽車夫竟會來破壞自己的汽車的。過了些時，又出了這樣的事，汽油都流掉了，而查駕駛員却把汽車扔到冰上不管。那時，我才明白，原來他是這樣的一個傢伙。那知過了幾天，這個壞蛋又把冷卻器內的聯杆拆走了，後來又毀壞了彈條。老是做這種壞事，或者，空起手閑逛，恥笑我不算，還恥笑這汽車。我斷定了他是危害份子，再也忍耐不住，於是我就跑到指揮官跟前報告。

「發生了什麼事呀？」他驚訝地問道。

我就把這查駕駛員的專通通講給他聽了，並請他採取辦法。

少校眉毛一皺，想了一想。隨後又微微一笑，向我說道：

「老實講，你這種對工作的態度，我很歡喜。真是個了不起的姑娘，我就愛你這樣的戰鬥精神。」

他誇獎得我滿臉飛紅。

第二天，就把查駕駛員逮捕了。看，我現在一天裝逼三趟。不然，就不成功。列甯格勒應當堅持到底！」

他們並不怕敵人的砲彈和炸彈

敵人砲擊並轟炸第九公里的路段。政治委員潘

切列也夫。膽大無畏的卡拉布張。勇敢非凡的

修理匠沃羅伯夫。約亞基莫夫的駕駛材幹。

每個走上冰路的人，都要首先打聽第九公里路段的情形。此地自南至北，沿着這平敞的冰湖上，開得有一條危險的裂縫。祇要一吹起風來，冰下的水就往裂口上亂湧，裂縫時而張大，時而縮小，好像在捕捉什麼似的。路的戰士們聚精會神地窺伺着敵人的動靜，必要時就與之搏鬥。而在第九公里路段上積起了大堆堆的冰塊，新鋪設的路跡紛紛，橋樑的破木塊到處都是，處處有攔阻冰洞的東西。戰士們日日夜夜都不離開這段公路，他們就像一羣酷愛勞動的螞蟻，使起大勁，把修路器材一一運來，那知祇經過一小時的光景，流冰和敵人炮火就把這些器材打滅得一乾二淨。

敵人所選擇的炮擊目標，正是這第九公里的路段。以圖摧毀這些英雄們底勇氣。自公路築成後這幾個月之內，德寇向這段地方就射擊了幾千顆炮彈。但敵人並未摧毀這些愛國志士們的意思。

冰路上依然是繼續着它那蓬蓬勃勃的生命。戰士們又架起一些新橋，調整好了路上的交通。那知德寇又用遠射程炮向此地射擊。有些炮

彈落在橋邊，橋也打壞了，冰也炸開了。各洞口前面馬上就停止了交通。於是修橋手們急忙跳進冰水裏，站在水內，一連若干小時，拿着斧頭工作。

其築路連的政治委員潘切列也夫，他是個很高很壯的人，每當敵人炮擊的緊急關頭，他總是同戰士們一塊，片刻也不離開最危險的地方。他首先跳到水裏，而當冰路上汽油車着火時，他首先就去救火。

「無論是水裏火裏，我們都跟隨他一塊去。」戰士們敘述着。當他們一憶及到這剽勇無畏的政治委員時，連眼睛裏都像燃燄起來。同樣的政治委員在一塊，是不會有生命危險的！死神總是迴避勇士，却跟隨着膽小鬼。

當那些可怕的風暴之夜；急雪堵絕大路時，政治委員潘切列也夫親自坐上拖拉機，就在狂風怒吼下駕着前進。那怕是疾風暴雪，但潘切列也夫堅穩地坐在拖拉機上，穿破雪堆，橫掃雪嶺，極自信地夾開闢新路……

*

*

*

三月間，德寇特別緊張地炮擊這條公路。有天傍晚，湖上映着落照，駕駛員鮑里斯·葉爾馬克快完結第三趟運輸。他疲倦的了不得：睜眼沉重，肩臂疲勞得伸不起了。

葉爾馬克這趟載運的是彈藥。運這類貨物要特別小心。駕駛員總在鼓舞自己。他一駛到湖上，就放下司機棚的玻璃窗。清風拂來，精神為之一振。駕駛員振奮一下之後，加高汽車速度，向前駛去，沿途那些調車手底熟識面孔以及取燦慕等，都一閃而過。拖拉機響得直轟，載有雪的鏟雪機在哼叫着。拖拉機上的駕駛員特別揮着耳帽向葉爾馬克致意……待至湖上落照快盡，見到一個個尖冰堆的厚蔭影，映在路上。四周是一片臨晚的靜寂。清風不斷往司機棚內吹來。

忽然汽車前圍起一團黑煙。轟的一聲。炮彈片吱吱飛過。馬上又靜寂起來。葉爾馬克頓時覺

得險上發燒，濕潤潤的。他把手一拭，才知道是血。這時很令他驚奇：居然聽不着摩托的響聲了。不知怎的，汽車竟不作聲地奔馳着。「難道我是聾了不成？」駕駛員一想，咬緊牙關。他懂得了，這是德寇開始炮擊公路。葉爾馬克馬上增高速度，卡車緊張得運運震顫。他疾駛如飛，可是心房在跳躍着。

「祇要救出貨來就好了！祇要救出貨來！」他想到。

炮彈就在他汽車兩旁，連連爆炸，就像是跟着汽車後面追擊一樣。轟地炮彈又把它追上了；司機樹玻璃前面，騰起一束黑煙。這條忽開，葉爾馬克祇記得他痛得刺骨。炮彈片穿過玻璃，把他重重地打傷了。

但他仍未屈服，一雙手還緊緊地抓着舵輪，忍着難堪已極的痛苦，依然把車往前開去：「祇要沒有打中我的彈藥就好了，不然，那時就……」

葉爾馬克知道，那時就是彈藥爆炸，那時就是死路一條。

然而敵人的炮彈總在公路上低低地飛掠。他再往前急駛一陣，一切都扔到後面去了。駕駛員往後望上一望，坐墊上浸滿了鮮血。他覺得，瞬息間，就會沒有氣力，人就要倒掉。葉爾馬克鼓起最後一口氣停下車來，遂失掉了知覺。

當這英勇的駕駛員甦醒過來時，他已經是在病院裏。他睜開眼一望，只見乾淨床鋪邊坐着一位醫生，很親切地向他微笑說道：

「真是好漢，同志，看你的意志該多麼堅強啊！」

第二天，有些同事來看他，並帶着禮物來。他們緊緊地同他握手。政治委員特別對他說：「鮑里斯·葉爾馬克，你的傷快好的，傷好了後，那你可以回到駕駛員底榮譽崗位上去了！」

這幾句簡單而留存的話，使他大大感動起來。他明瞭同志們該是怎樣珍視他的勞動。

*

*

*

凡是在冰路上工作的人都知道這中士卡拉布張。他在戰士中並沒有什麼特別令人注意的地方。卡拉布張身材不高，人很結實，長得有雙漂亮的黝黑眼睛。不過他亦如卡查赫草原上的人一樣，北視官聽官却特別敏捷。這點在拉多牙冰湖上都是非常有用的。正因為卡拉布張的聽官靈敏，所以他在冰路上救活了不少行路人的命。

卡查赫草原上冬天常有狂風暴雪，不僅堵塞道路，甚至埋沒牲口。卡拉布張懂得這種風暴，所以每到湖冰上吹起腳風時，他就從溫暖舒適的帳幕裏跑出，傾聽冰路上的各種聲響。他一聽到雪風中有迷路受凍的人聲，急忙就去營救，並把那快凍壞的人指引到取燄幕裏去。有一次，他就這樣救活了有個軍官帶着的一整隊戰士。原來他們從芝林島出發時，已經是大風大雪，黑幕裏，他們走迷了路，狂風砭骨，銳利刺目。大家就在風雪漆黑中東碰西撞，走頭無路。不但絕無希望走上公路，連每個人的氣力也快用盡了，竟至想倒在雪堆裏，睡眠下去。該軍官知道，人們是有遭死的危險。而北方的冬夜又是那麼漫無止境。在此雪塵奔騰無邊無垠的曠野上，既無法堅持下去，也無法挨過這驚心動魄的風暴，看，怎麼辦？於是他也不管雪風怒吼，就下令叫戰士們大呼求救。

狂風壓倒了人聲。假令這是旁一個人，而不是草原上的卡拉布張，那誰也聽不出這種求救的呼聲的。祇有卡查赫人的精靈耳朵才傾聽得出這微能聽到的聲音，而他一聽見這聲音，就及時跑去，把這些人都營救出來了。

冰路上的戰士們都稱這中士是「膽大無畏的卡拉布張」。這並不是偶然的。剽勇的草原人滿可自傲地享這一稱呼。並且我還可以來證明卡拉布張的那種大勇無畏的行動。

有次敵人正在炮擊公路，一個彈片打中了沿路飛馳的汽車摩托。汽車頓時着火，赤焰熊熊。該駕駛員揮開司機柵門，一躍而出，逃開了那危險貨物，車上原是載的炮彈，每分鐘都有爆炸的可能。「你真是個胆小鬼！」中士氣忿忿地向那駕駛員大叫一聲。「首先要救全炮彈，你却跑開不管了。」

中士即忙向那站在崗位上單班的調車手郭竹夫發了一聲口令：

「跟我來！要清開這條路。」

他領着時投到火焰正熾的汽車跟前，就把火打熄了。

「你看，」中士對駕駛員說：「當你敢於親身去打滅這危險東西時，危險也就離開你了。瞧吧，現在大家就可以安全地在這路上行駛了。」

我們修路人卡拉布張的爲人就是這樣的。

他雖做了許多出色的大事，但他總是非常謙虛。

又一次，冰湖上，空戰正熾。幾架德國「米式」機，包圍了我們一架飛機。但這勇敢的飛機師臨着危險，絲毫也不退讓。他毅然赴敵，而用準確的排射擊中了一架敵機之後，又猛力去攻擊第二架敵機。那知德寇那第三架飛機陰險地窺到我方飛機後面，連連炮擊這架飛機。有個炮彈擊穿飛機上的汽油櫃，我方這架飛機頓時着起火來……

這一時機真是緊迫到了萬分。我方這架飛機師却利用了這瞬息之機，立刻向敵機擲去。兩架敵機燃着了火，同時下墜。蘇聯這架飛機師沒來得及從機艙裏跳出，——真是顧及不來！結果他連同燃燒着的飛機一塊跌到地上。折斷了的機翼蓋在他的上面。飛機全跌爛了，一堆破塊上捲起一股旺盛的火苗。所有見到這敵我懸殊的空戰的人，都以爲這飛機師是犧牲了。他們都很傷心地垂下頭來。而忽然間聽到火焰中打了一槍，接着又是一槍。不，這決不是偶然發出的槍

聲。槍聲之後，又聽到有人叫了一聲。無疑義的，這是我們那飛機師在求救。但誰又肯跑到這熊熊火焰裏去呢？誰又能鑽進這燒得鮮紅的鐵片裏去救人呢？難道這不是一費氣力毫無目的麼？

卡布拉張却牢記着這一神聖的戰鬥條例：「作戰時，甯可犧牲自己來援救同志！」。於是他把短皮襖一脫，往水洞裏一浸，然後披在頭上，就奔到飛機跟前去。他伸手到火焰裏，立即扒開機翼碎片，既攆進到火焰裏不見了。所有在場的人都驚得停止呼吸：

萬分緊張而令人焦急的氣息過去了。大家都噓了一口氣：中士兩手托着一團。從那濃烈綠繞烈火騰騰中闖出來了。他全身衣服上都在冒刺。

他跑出火焰之後，小心翼翼地把那得救的人放在地上，並格外仔細地打熄他大衣上的火燭。

飛機師好久好久都沒有恢復知覺。當他睜開眼睛時，釘着中士。飛機師忍住遭難堪的痛楚，一下抬起身來，微微一笑，就來同中士握手。

「你叫什麼名字呀？」他問。

「我叫卡拉布張，我很奇怪，你居然活了。」中士說道。

「總之，情況是太嚴重。」飛機師嘆息一聲：「唉，好朋友，我永世也不會忘記你的幫助。你把我救活了……」

「哪能這樣說呢？是你自己把自己救活的。」中士謙虛地回答。

人們馬上把飛機師抬到救護幕去，那裏替他綁好了傷。

卡拉布張帶着驚愕不安的精神，注視着醫生的動作，——唯恐受傷人多受點苦痛！

*

*

*

三月有個昏暗的夜晚，湖上一片靜寂。公路上車輛來往，依然絡繹不絕。修理匠沃羅伯夫正轉回到自己那冰上修理棚來。他神情激昂的行駛着。他看過「莫斯科近郊德寇之潰敗」的電影？

所有該影片上的英勇人物，奇聞壯舉，歷歷浮在眼前。沃羅伯夫噙了一口氣，對於那些擊潰敵人並將其逐出國境的戰士，羨慕的不得了。

「修理匠，你又怎的呢？」他帶點沮喪的神情，暗中想道，「這冰路上算是什麼生活呢？不是運貨，就是修理，一點英勇專業也幹不出來。將來戰爭完結後，連什麼也不能講給兒女們聽……」

突然，這番念頭被打斷了。沃羅伯夫坐的那輛汽車前驕地一聲爆炸。

「原來是這麼一回事！」修理匠再也不想下去了。

德寇開始炮擊公路，一個個的炮彈，來得很急。有個炮彈剛打到沃羅伯夫這汽車前幾公尺遠的地方。彈片對着司機棚飛來，汽車猛地一震。

「看，你這鬼東西，打得道準！」修理匠罵了一聲，就傾起身幹。他看出那輛跑在前面的卡車已經停着不動。

「怎麼一回事呀？趕緊去幫忙，」條理匠要大顯身手了。他跳下汽車，就命令汽車夫把汽車向前開走。

「快」修理匠急忙一叫，「看，發生的是什麼事情啊！」

他馬上跑到停在公路上的那輛汽車跟前。

沃羅伯夫來得正合時。他把「高」牌卡車的車門一開，頓時看見那個負傷的駕駛員握着舵輪，坐在那裏，滿臉是血，連連喘氣。沃羅伯夫鑽進司機棚裏，小心翼翼地把駕駛員移過一旁，自己就坐上握着舵輪。

駕駛員哼個不停的說道：

「老弟，要當心貨物，不要失掉。」

「請你放心。」修理匠很自信地回答：「保險把這車貨運到指定地點。」

沃羅伯夫開動汽車，他從敵人炮火下，不但把貨物運走，並將負傷的人也送往醫院了。

修理匠送他到醫院之後，又妥當地把貨物運到了糧站，汽車開到汽車營去了。他本人就坐着破路的「高」牌卡車，到邊自己的修理棚，接着又上班工作。

約亞基莫夫這位駕駛員是個大胆的戰士，這種勇敢無畏的精神，多次把他自己從不幸中拯救出來。有天，滿空雲霧，忽然有架敵機從雲裏向公路飛來。敵機還直衝擊約亞基莫夫的汽車，並用機關槍連連掃射。駕駛員一點也不慌亂，把舵輪左右旋轉。汽車就在冰上輕巧自如、變幻莫測地曲折前進。

子彈擊穿了棚壁，擊壞了輪皮，擊穿了玻璃，打破了小門，但蘇聯這駕駛員安然無恙。

「居然脫險了，」後來同志們對他說道。

第二次，又發生這樣一回事。駕駛員約亞基莫夫駕着汽車隊最先頭的那輛汽車。汽車隊隊長法爾拉莫夫少尉同他並列坐着。

森林那邊不知從什麼地方忽然飛出一架「米式」機，逕直向他這領頭汽車撲來。這是很顯然的，如果把頭一輛汽車擊毀，塞在路上，那末，整個汽車隊都不要遭受轟擊。

但約亞基莫夫很知道德寇飛機的陣味。他把汽車急地一阻，「米式」機就飛上前了。那知道德寇機師並不甘休，他又折轉過去，第二次向這領頭汽車撲來。

駕駛員清醒得很，現在他就困足馬力，汽車飛馳如矢，但怎樣也逃脫不了，飛機師對這卡車用流光彈急射一陣，就一掠而過。

「你看，毒蟲是怎樣在射擊啊！」約亞基莫夫對身邊指揮官說道。

而少尉默不作聲。駕駛員朝他一望，自己也就明白了。法爾拉莫夫往坐墊上一歪，臉色慘白。

，簡直像死人一樣：面頰上微微現出一縷鮮血。

約亞基莫夫立即折轉汽車，把指揮官送到救護所去了之後，馬上又駛上公路，追趕這節就誤了的路程。

這天，『米式』機又追逐過約亞基莫夫的汽車一次，但他依舊是安然無損的走脫了。

冰上的帳幕

拉多牙湖上的冬夜。看護長安娜·匹賽連

珂·滑雪隊員。一個水兵的拯救。澡堂。

北方是一望無涯的曠野，冬夜漆黑，這條漫長無極的大路，走起來真疲勞人。風雪在怒吼着。忽然路邊冰野裏那積雪很深的帳幕窗內，閃現出一點熒熒火光。它像是在歡迎行客。在帳幕裏可以取援，得到幫助。

許多英勇的人們整冬裏在冰上帳幕內居住着，工作着。每逢風暴之夜，他們就揩起袋囊走出大路，去收容瀕溘了的行人。而在敵機襲擊與敵炮射擊的時候，他們把不少的受傷戰士硬措到了安全地方。

在第九公里地段上，敵人的遠射程砲天天向那裏射擊，冰被炸開，搭在許多裂縫上的木橋也炸裂了。有位很勇敢的婦女——看護長安娜·匹賽連珂整冬都住在這冰路又口邊的一個帳幕裏。她意志堅強，敢作敢為，沒有一個人不佩服她。正月大風暴時，狂風猛擊帳幕，簡直要把這個輕巧巧的帳幕連根帶蒂捲到一片暴雪的曠野裏去；就在這時，安娜升燃爐火，準備好了醫藥，叮囑了值班生一番，隨後就跑到黑夜一團的外邊，去搜尋那些軟弱得迷了路的過路人。

一月裏，公路上突然狂風大作。就在那兇惡暴戾的冰野中間，雪旋風把所有行路的人捲得個

措手不及。路上列甯格勒人中很多人從來也沒在冬天遷移過地方，這是第一次。他們被風打得失去大路，都迷在這雪烟騰騰的雪堆裏。人們的手凍僵了，臉凍木了，個個飢寒交迫，羸弱無力，祇是騎在雪堆裏，聽天由命的等着死罷了。

在這次大風雪中，看護長安娜·匹賽連珂已經三天三夜沒合眼皮。她拿起一根木杖就在雪堆裏穿來穿去，釘視冰塊，搜尋迷了路的人。

她在一堆雪裏找了一個凍得半死的戰士。那怕再推再擦，他也恢復不了知覺。這時安娜祇好把他揹在肩上，揹了兩公里，一直揹到取暖窩裏來。灌了些燒酒，又來溫暖他，然後他才蘇醒過來。他睜開了眼，頓時問道：

「我那個同志在哪里呢？」

安娜·匹賽連珂又拿起木杖，提着手燈。

「好好照顧他，」她吩咐她的助手說。「我現在再去找那個同志。」

這一夜，安娜一共揹了七個人到這帳幕裏來。她讓他們取暖，用止凍油來擦凍壞了的身幹，又給他們茶喝。人們都舒舒服服地倒在香松枝蕙墊上，就沉迷在驚悸惻惻的睡鄉裏了。

湖上已經昏昏的白天，嚴寒凜冽，但還看護長仍然還沒睡覺。

在這一連三天的暴風雪中，被安娜·匹賽連珂所溫暖所救活的，總共有八十個過路的人。祇是在另一週險惡的夜裏，她從冰洞裏就拖出了十五個人。

她已被救人安置情緒之後，從容不迫地在電話裏向首長報告道：

「一切都平安了。人們都活着，也很舒服，熱匪一頓之後，又可以往前走。」

安娜·匹賽連珂並記憶不起所有被救的人底面貌，因為經過這取暖窩的人太多，但所有這些過路的人都走刻骨銘心，永遠也記念着冰路帳幕裏這個英勇女子。

十二月間，列甯格勒一隊駕着滑雪板走的大學生，在湖上的大風雪中迷失了道路。這羣青年滑雪隊員是第一次來通過這狂風大雪，躁不安的冰湖。剛剛這天，湖上起了大風暴，並且在岸邊村鎮裏，就有人對他們說過：

「這樣去不得，等一兩天，候雪風平靜了，再過到那岸去。」

「沒有關係，」滑雪員們急不可耐地回答：「不錯，我們都疲倦了，但再走個三十公里，對我們說來，簡直不算一回事。看，又是颶風，吹着背脊，反倒不錯。」

科科列沃鋒上的漁夫們還警告他們說：

「我們知道這湖，就像知道自家的家屋一樣，大風雪裏，連我們都是不到湖上去的。拉多牙湖底風是怪調皮的咧！」

漁夫們望着這些束裝待發的滑雪員們，不太滿意地皺着眉頭，連連搖頭。

大學生們偏不聽這番警告，清早就出發到冰上去了。當時湖上還祇是下點小雪，吹點北風。滑雪員魚貫而進。他們把強壯機敏的人，派在前面開路，這幾個疲乏了，又換另幾個來。開始一個時候，倒是一帆風順。腳風掃拂，頭上有寒冬的太陽照耀。

「漁夫們胡說八道，」滑雪隊員都滿舒暢地想道。

他們也就這樣安安逸逸，不慌不忙，從岸上到奧斯特里奇洲灘處，一共走了六公里。洲灘附近，裂開了一條長大的冰縫，彎彎曲曲，時左時右，塞住他們的進路。滑雪板都浸在水裏；並開始冰凍起來。慘淡的天空很快就陰黑下來，接着就是夾雪的北風，大旋大轉。旋風猛撲，把滑雪員都吹倒了。雪鞋已浸溼了，凍上了冰，冰鞋擦得腳發痛。已經走疲弱了的人就堅持要在冰上停下休息，但強壯一些的同志們硬把他們拉起來，強迫他們向前走。

滑雪員們咬了咬牙，默不作聲地又向前進。但前邊是一片昏黑，任何人也不能說出，究竟他們是往哪裏走去。嚮導茫無所措，張起兩手，他鬍子上凍成了一縷縷的白絲；他連不滿意的咕嚕說道：

「人們不是對你們說過，你們偏要急行！」

湖上的旋風大吹大吼。像針刺的飛雪把所有的東西都披蓋起來了。

嚮導走在前面，找着一些他一個人才知道的路標，引導人們前進。

狂風把單個個氣力衰弱了的人吹得掉了隊，把他們打在一旁，連腳跡都擦沒了。急風暴越來越猖獗。

人們已經氣盡力竭。他們一面走，一面瞪眼望着那旋回急捲的狂雪。其中有很多人已經失掉走上大路的希望，只是本能地向前移動着。因為他們知道，要在暴風雪裏停下休息，這就是死路一條。衰弱的人開始往冰上倒仆，朋友的勸說再也不發生效力。但同志們依然來掀起他們，硬要他們勉強地走着。

人們週身都疲倦了，眼睛也睜不開來；大家都在打瞌睡，連站不穩。他們一閉起眼睛，頓時就在走動時打起盹來；在這半睡半醒的沉夢中，他們看見了自己所離開的親城市，看見了自己的家庭。

經過朋友們堆墊，他們甦醒過來，驀地一睜開眼睛，那知自己是坐在雪堆裏。

天色越來越黑，黑漆一團。冬天的白晝告盡了。

黑暗籠罩着這一小羣行路的人，風狂肆虐，把他們往冰上，往雪堆裏連連撲倒。人們跌倒下去，又爬起來，再慢慢往前移動。

半夜，漆黑，只見有個帳幕裏，閃出點微弱火光。

人們揚開幕幔，一個接着一個走進，弄得幕門都經不住這一擠了。他們走入帳幕，連滑雪板都不脫掉。個個臉色慘白，雙眼迷離，看來真有點駭人。

遠至旁人替他們把雪板雪鞋脫掉後，他們就像一個個裝着麵粉的麻袋一樣，都往平鋪起的軟松枝上倒去。

那位看護長，年輕輕的紅顏姑娘，巴霞·莎爾利科娃見着他們，一點也不慌亂。

「趕快給他們各人一口燒酒！」她命令那些女救護員說道。

這幾個女子馬上讓這些疲苦不堪的行路人取暖，替他們擦凍，但不許他們到火邊去。

人已經把這個小帳幕擠滿了，但行路人們仍在陸續來到。他們又疲倦，又飢餓，徑直鑽進帳，默不作聲，祇往松枝上倒去。一排排身軀擠得非常的緊，就像木桶裏的鹹魚一樣，但帳幕外還有很多新來的人，在那裏嘈嘈嚷嚷，噓噓喘氣。

「你們倒底有多少人啊？」一個苦煞了的女子問道。
「上百。」

這個女子思量一下，就跑到什麼地方去了。帳幕裏開始沉寂起來，只聽到那些疲苦不堪的人在大大喘氣，喃喃嚶語。

當這女子轉來之後，有些躺下的人已經站起來。

「噯，現在該給你們弄吃食了，」女子向那些飢餓不堪的滑雪人說道。「姑娘們，請放下鍋子，我們來煮點湯吃吧！」

「啊哈，這是什麼一回事！」她向滑雪手們瞥了一眼，不禁大吃一驚。原來這些青年們都在翻倒自己衣袋裏的麵粉。到出之後，立忙用雪一合，就貪饑饉的吞食起這冷冰冰的生麵糰了。他們的眼珠急暴地閃爍着。巴霞·莎爾利科娃看到他們這種驚愕已極的面容，竟恥笑了他們。

一聲：

「這太不成樣子！窩仔單還是滑雪員哩。你們會把騾子料付，那時就要死掉的。」
她的臉色像慈母般的溫熱起來，體貼入微地說道：

「我不是要弄東西給你們吃麼？」

女救護員們急忙地動起手來。

當湯煮好之後，幾個女子就用些茶盃盛上，分給大家吃。有些人雖然餓得要命，但依然躺着，動也不動；只是那一雙雙餓得陷下去了的眼睛，在貪婪望着這湯的香氣。人們疲憊到這種程度，連杆子都抓不住了。

女救護員關心地餵給那些疲弱的人吃。她們並拿出自己的麵包給他們吃，拿自己的毯子給他們蓋。女子們隨時都在親切的問道：

「噢，怎麼樣，該趕快一點了吧？」

衛生員和調車手們拿着小提燈，整夜都在冰湖上蹣跚着，把所有掉隊的滑雪員都搜尋到了。他們揹着他們走很多公里，一直措到救護幕裏來，給以初步救援。

*

*

*

正在冬季中間，湖上突然起了西風，並降些溫暖的雨來。冰上蓋滿子水。這時，湖的南岸正在進行激烈的戰鬥。我們的水兵在向「B」燈塔處進攻。冰上傷兵很多。看護長和衛生員們都乘上雪橇，沿着浸水的冰上行駛，收容傷兵，並把他們運到遠處那救護幕裏去。救護幕裏升得有一爐子樺樹柴火，一股很舒適的暖氣從行軍爐裏放出來。已經繫上綑帶的傷員也不痛了，病人們都在很舒服地安息取暖。

一切都弄得很好，但這位看護長巴霞·莎雨利科娃總還是忐忑不安。

「冰上的水還材深，真一有帶傷的人，陷在水裏，又不能呼人來救，那又怎麼辦呢？」她想道。

巴霞·莎爾利科娃默然披上皮襖，提着手燈，就走出帳幕了。

冰路變得像一條寬闊的運河。暖風吹得路溝裏的水興起浪來，微微作響。反映在浪上的星光，時隱時現。湖上啞寂無聲。

這女子愕然舉起提燈，只見高冰堆上站得有一個人，在諦聽什麼聲響。

「這是誰呀？」女子向他叫了一聲。

「不要怕！是我，鮑里索夫！你聽，不是有人在叫喊麼？」

看燈長很誇張聽着，但除了潺潺的水聲之外，連什麼也聽不見。湖上依舊柔一片沉寂。

「噯，你怎樣這麼響呀！」冰堆上那人啞聲說道。「聽，有個傷兵在呼喊求救，一點不差！走，我們去吧！」

這人跑下冰堆，抓着女子的手，拖起就向前走。

他倆默默無語，摸摸探探，走了好久。腳踐得水呼呼作響。終於聽到身邊不遠的地方，有人微弱地叫一聲：

「好兄弟呀！」

女子把燈向路上一照，連忙奔向前去。冰上一團漆黑。祇見幾個高冰堆，黑黢黢的突現眼前，阻礙了他們的路。

鮑里索夫很自信地說道：

「巴霞·莎爾利科娃，再往左走！他就在這裏路上。」

他們見着了那個呼喊求救的人。這位穿海軍短襪的大漢子，就躺在路邊的水溝裏。硬稠鬍鬚

裏溜出一滴滴的水來。他釘起那雙灰暗的眼睛，注視着鮑里索夫。

「自己人麼？我快死了，好兄弟呀！走不動了！」

「我們陪着您，」女子很有把握地說道，就側手去攆那水兵。「鮑里索夫，來吧！」

他們用盡了全身氣力，怎樣也抬不起來。

傷兵很難爲精地微微一笑。

「我這棵大樹，又高又重。好兄弟，脫下我的短鑿。就把我放在那上面沿地拖好了。哎唷，他媽的，真痛！要是沒有水，我也不會醒覺過來的！」

巴彼·莎爾利科夫仔細地望了望他一隻腳。炮彈把這腳炸開了。傷兵定然是疼痛得難耐。

「忍得什麼？她一問，就彎下身去。」

「當然！哎唷唷！」水兵痛得牙齒打戰，「脫下我的短鑿，把我放在上面！就這樣拖起走吧。」

這番苦痛，弄得水兵的強大身軀猛烈一抖。他用身軀顫，牙齒咬的直響。他們把他放在海軍

壘上。鮑里索夫又替他用雨衣纏起，傷兵祇是忍着，默不作聲。

當他們把他安放停妥以便沿冰拖走時，他咬牙切齒，微笑說道：

「嗷，好馬，拖起走吧！」

他俯把水兵沿冰水裏拖了好幾公里。他仍舊是沉默的，祇是間或抬起頭來，說道：

「停停，停一下，讓我歇口氣啊！」

終於拖到帳篷裏了，足足四個人才勉強強強地把這帶傷的大漢子抬上汽車，即刻就運他到

湖濱軍醫院裏去了。

那兒馬上就來替他施行手術。

「你在冰裏躺了多少時候呀？」醫生問他。

「整整一天一夜。」

「難怪，傷勢嚴重！」

「醫生，我的傷好得多了，我復活，並且活得下去的！」水兵勇健地回答。

不用麻藥就把他這隻腳割掉了。他請求醫生把這隻腳給他看看。醫生也就應允了。水兵摸摸
着這隻腳，一點也不沮喪，說道：

「真不錯。祇有雄強的水牛，才有這樣的蹄子……至於那位女子和那個好漢，請讓他們到
我這裏來，我很想見見他們……」

一直到醫生答應了他，連這件事也辦到了之後，他才安靜下來，昏迷入睡了。

*

*

*

司令部有個工作人員從列甯格勒到冰路上來了。他是一個拘謹，森嚴，而非常認真的人。他隨時隨地都覺得別人在做事，總有點不周到，沒有考慮清楚，一般說來，就是沒有實心實意認真地做事。這人嚴於責己，同時愛苛責那些無責任心的荒墮之輩。

他抱着這種態度來到了這冰路上。

他在路政管理局內也不就擱一下，立刻就到冰湖上去了。

在開始一個時候，他看到一切都順手。川流不息的汽車在冰上急駛，如同在展平的柏油路上走着一樣。挺直站起的調車手們，真真軍事化的，在精確地指示路程。很雄強地向一切來往的
官長們致敬。

「不錯，很有紀律，對！」司令部這工作人員心裏在讚賞這路政秩序。
遠處有個帳幕在閃爍着。

「還是些什麼巴潘甯的人住在那裏呢？」他問道。

「那是救護隊，」人們回答他。

「很好，」司令部人呷了一聲。「那末，就帶我去，看看那裏，我們醫生的工作怎樣？」

他們一駛到這帳幕跟前，就走進去。那兒是一片靜寂。調車手們正在用油布蓋着的軟松枝上休息。一個女衛生員手裏在縫紉什麼。司令部工作人員頓時眉頭一皺。

「噫呀，到底還是亂七八糟。泰然自若。睡的睡，縫的縫，各人的責任都不去管了。」他立時一想，就很嚴地問道：

「看護長又到哪裏去了？」

有個在座的女子，臉色緋紅，微微說道：

「瑪麗亞·格拉察壓在澡堂裏。」

「怎的會在澡堂裏呢？」這人怒冲冲地說道，「此刻路上在運貨，駕駛員們到處都會發生不幸的事。要是有人來問：看護長呢？在澡堂裏，——這倒答應得不錯。呸，真可惡，非嚴加叱責不可。」

長官再也忍耐不住。他怒火騰騰，就像一個炸彈一樣，從帳幕裏飛掠出去。

「哼！在澡堂裏，」他把肩膀一聳，「還得叫人擺上火壺哩！看，丟着公路上的事不管，却跑去洗澡。豈有此理！」

「指揮官同志，請原諒。」同來的那修路人開始說道。

「這樣的事，我決不原諒。哼！澡堂。看，那裏在冒汽。它擺得有火壺，果然不錯……帳幕外不遠的地方，現出有個用雪磚砌成的圓垣牆，裏面在冒熱汽。」

「火壺！不忙！」來人忽然打定主意。「走，我們到這廚房裏去看看。」

他還有勁地跑上前去，那知剛一闖進那小墳牆，就羞得無處藏身，連滾後退。

「對不起，我原不知道，」他狼狽已極，唧噥了幾聲。

苦寒奇凍中，有個很健壯的女子，赤身露體，正站在平舖越的樹枝上，從容不迫地淋浴着。白汽就是從她那熱身上冒出的。她一見這軍人走來，急忙就坐到那個盛着熱水鐵罐後面，大聲叫道：

「等一等，我馬上就……」

「呸，碰到鬼。看，怎樣走得出去啊？真難為情。應該消氣：鬼知道她還能想些什麼？」來人抱歉似的連連眨眼。

他又回到帳幕裏來了。他把短皮襖一脫，皮帽一取，就坐到小爐子旁邊，神情恬恬，伸了伸腰說道：

「唧唧怪事……」

這時正聽到愈來愈響的隱托轟聲。

「『干斯』飛來了！」那女教護員突然叫了一聲。立刻穿起短皮襖，抓着司藥掛包，就跑到長條外去了。

來人有點着急。他一躍而起，回手，並不知道採取什麼辦法……

轟聲愈近，已經聽到隱托的怒吼聲。附近一陣轟炸，接着又是一聲。休息的調車手們站起身來，擦了擦眼睛：

「真的轟炸嗎？」

「看見一個穿軍服的女子，面頰緋紅，像一陣旋風似的，跑進帳幕裏來。」

「都起來呀！」她向調車手們大聲叫道。「趕快到公路上去！這你們是知道的。」

她抓起司藥掛包就跑了。

司令部那个工作人微微一笑，使勁伸着他那短皮褲袖子，就向那同來的人說道：

「到公路上去！」

他們跟着那女子，也跑出去了。

冰路上那裂縫裏沖出很多水來。一輛載貨的大汽車正在慢慢往這裂口上爬行。調車手們和幾個女子站在深及膝蓋的冰水裏，飛忙卸着汽車上的麵粉袋。

「快，快！」看護長大叫一聲。「同志們，你們也要來幫幫忙啊！」她並對那些軍官們說：「這都是糧食呀！」

幾架「米式」機又從新掉過頭來。接連又是一陣轟炸聲。大家更急忙地搶救貨物。連司令部那个工作人也不能忍耐了，他跳入水裏，也幫忙起來。

「這才對呢！」那女子很滿意地說道。「不過要快，快。喂！」

當轟炸停息，貨物都搶救出來之後，這位女子——看護長從水裏跳起來，走到指揮官們前面報告道：

「在我所擔負的這路段上，一切都順利。也沒人受傷，也沒人害病。」

「你真弄得我出了一身汗！」那個指揮官一笑，就向這勇敢女子誠懇握手。

太陽上也有斑點

忠誠心。幸運的貨物。一個「老鄉」。

冰路上，一切工作都是憑着忠誠心進行的。從各轉運站經過的，有幾十萬噸貨物：麵粉，食油，麵包乾，可可糖，煉乳，魚類。這多的東西是在裝上卡車時，一一都用秤稱，並在駕駛員交貨時又來過秤，這是辦不到的。要做到這一步，非得有幾千個磅秤，非得有無數個掌秤手的大軍不可。這樣一來，所有的汽車都會在轉運站上停滯很久。而每一分鐘都是那麼寶貴，因此一切手續僅限於簡單的文據——發票。發票上載有駕駛員的姓名，貨物種類，數量及收貨地址，如斯而已！忠誠的駕駛員們定把貨物完整的運到兵站上去；不忠誠的——也能把一部份寶貴的貨物扔在路上，爾後由他自己或他的幫手再把它拿走。

沿途都有站崗人巡弋，調車手和修路人們到處都在精敏地窺伺着。但是要想完全都監視到，是不可能的，——強盜總找得着鑽身的穴洞。

*

*

*

寒冬裏，有天，一個下級軍官拉得雷赫在冰路附近雪堆裏找到一袋麵粉。馬上他就猜到了，這袋麵粉是從哪裏來的。定是賊娃子扔下的。他沿着公路一望，——這時公路上是空無一人。當

時拉得雷赫毫不猶疑，背着麵袋就走，走了好多公里。在此以前，拉得雷赫曾在救護幕裏對醫生說到他有心臟病。醫生用聽管聽了一聽，頓時把眉毛一皺。

「對，完全不錯，你是有心臟病，」醫生說。「你要小心預防。特別不要搨很重的東西。」現在，這下級軍官却搨了一大袋麵粉正是到這個救護幕裏來了。

他把麵袋一放到幕角裏，說道：

「看，我到了。要打電話給偵班的監察員。可不可以？」

醫生莫明究竟的問道：

「你怎麼這樣大胆呢？你不是有心臟病嗎？」

「嘿，醫生呀！」拉得雷赫回答說。「你真奇怪。我既然要救出這袋糧食，這時，我能顧到心臟麼？」

*

*

*

有個排長波里索夫，從前是在列甯格勒一個工廠裏當工程師，後來他才來到冰路上工作。他住在這森林內一個地窰裏。他用全副精力來關心這條公路。工程師知道好路有什麼意義，所以他保護他的路，就像大城市裏人們照看主要的大街一樣。每逢夜深，他就沿着冰路巡弋：「路上有沒被雪塞住呢？橋樑該沒毀壞吧？坡路上有沒汽車開走不動呢？」

有一次夜間，波里索夫在路上巡弋時，發現雪裏有個裝着可可糖的破亂箱子。他很小心地收起可可糖，就搬到值班棚裏去了。排長馬上命令一個戰士把這找到的東西送到堆棧裏去。這戰士也就準確的執行了命令。第二天早晨，波里索夫巡路轉來，回到了值班棚裏。

他看見桌子上有張報紙，報紙裏放得有點碎可可糖。可可糖並不多，一共祇有五十格蘭姆，但他却大發雷霆起來。

「這是什麼？」他問那個紅軍戰士。

那個戰士走到桌子跟前，向報紙裏一望。

「排長同志，請你原諒，這是裝掉了的。可可糖都送去了，但這點碎片，我却沒有發現出來，因為東西不多。」

「說得好聽，『不多』！這樣好吃的東西，每一格蘭姆，對於列甯格勒的孩子們說來，都是很珍貴的。」

波里索夫連忙很仔細的把可可糖碎片包在報紙裏，親自又送到堆棧裏去了。

*

*

*

德寇派了一些暗探和軍事破壞者到我們後方還冰路上來。他們力圖瓦解我們公路上的工作，弄得列甯格勒的人沒有糧食吃。

在公路附近一堆深雪裏，找到了一個德寇屍首。他拳縮的躺著。他那抓爛了的繭赤體上，緊緊的穿着一件舊制服和一條藍色的破褲子。腳上是一雙破布纏起的爛皮鞋。軍大衣差不多破得不成樣子。

這是一個軍事破壞者，並且還是一個很老練的軍事破壞者，在他身邊不遠的地方發現有被暴風颳來的幾枝火箭槍。這個德寇把它們拋在一邊，滿以為這幾枝火箭槍是不會被人發現的。他衣袋裏空無所有。這是當然的事。但他想瞞過我們的保衛工人却很困難。他們翻開他那滿是虱子的上褂，就在衣裏子角上找着了一塊暗藏着的俄文報紙。根據這塊報紙就確定他是個了不得的軍事破壞者。很快並找着了他的伙伴們。

*

*

*

在莫斯托發亞村出現了一個很老實的老鄉：他披頭散髮，走起路來顛顛歪歪。這裏倒有不少

的這種老鄉跋着，因此，誰也沒去注意他。他馴服到了極點，閑話却多，東扯西拉，好像個傻子。但保衛工人馬上就注意了這個「傻瓜」。他時常在紅軍戰士跟前轉來轉去。愛上了我們高射炮的轟擊，當高射炮手們驅走了公路上空空的德國「米式」飛機時，他有時裝着傻頭傻腦的樣子，就在他們跟前，問些很陰險的問題。

揭穿這個「傻瓜」的面具，是從帽子開始的。他總戴着帽子走路，甚至在家裏也不摘下帽子。拉多牙湖一帶各鄉村中，至今還保存着一種很好的俄國風俗：人進到屋子裏來，一定要脫下帽子。而我們這位老頭兒却怎樣也不摘下他那烏鴉窠。就是因為這點小事實引起了保衛工作人員的注意。

他們逮捕了這位「老鄉」，並帶到保衛局來。那裏很客氣地請他坐下，要他摘下帽子。「老鄉」猛地一驚，抓着帽子不放，隨後他大概懂得他做了錯事，於是一陣傻笑，藉此來極力搪塞這一錯誤。

人們畢竟拿去了他的帽子，翻開一看，就發現了內面藏有祕碼。大家很清楚了，現時，坐在保衛工作員面前的就是敵人派來的一個奸細。

但這「老鄉」仍不招供，繼續還在裝傻。他擡起那淡黃鬍鬚，擰笑着的向保衛工作員們支吾說道：

「哦，同志們，你們真狡猾。我不懂，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保衛工作員問得他走頭無路，他雖承認了些，但拚命掙扎，死不鬆口，仍舊傻笑一陣，重複那些胡言亂語。

保衛工作員花費了兩個星期的工夫，收集了上百樁事實。並且當着這老頭的面，一一公佈出來。這時他才開始招供。

軍事破壞者承認他原是個受矚目的富農。戰爭發生時，他在禁鎮所逃到列寧格勒。他在那裏遇着一個很乖巧的青年——叫做什麼米西克，這人慢慢就招選了他去當德國人的間諜，爾後給了他一封介紹信，把他從「L」城不遠的戰綫上派出去了。這老頭在德寇那裏住了兩個月，在間諜學校受過訓練。後來奉有專門使命，潛入到這公路上來了。

似乎一切都很清楚。但保衛工作員總覺得這「老鄉」還沒說完主要的東西。無疑義的，他還有些伴伙，也在「工作」。這就是主要材料。但這被捕人突然又強硬起來，一個整早晨，他裝傻發笑，並向問案人聲明說：

「哦，同志們，你們真狡猾。我不懂，到底是什麼一回事？你們把問題弄錯了，捏造事實。硬把罪加到我的頭上。其實並沒有這回事。這都是我亂說的。我原來以為你們很快就會放我出去，或者會用我的！啊嘻嘻，天呀！可憐我吧！」

「老鄉」斷然推翻了原先的一切供詞，而使審訊困難起來。並且在調查這些事實時，有些無從證明。他想藉此來淆亂這一案件的審訊，而使審訊人去鑽瞎路。

此時發生了一種完全出人意外的事。

敵機襲擊「Z」鎮，開始激烈轟炸。這時有人正在街上帶着「老鄉」到審訊人那裏去審問。那個紅軍戰士向他叫道：

「臥下！」

他倆就在溝裏躲避炸彈。那知這犯人驕地直站起來，就往樹叢裏跑去。恰恰在這瞬息間，附近不遠地方，吱吱響地落下個炸彈，就把這「老鄉」炸得血肉橫飛，一無所有了……

爲了這件案子，保衛工作員花費了很多氣力，——主犯雖則脫網，——但他們終於鎮懾和馴服了敵人的這間諜窩子。

波爾什維克勝利了

拉多牙湖上的春天。汽車紛紛前進！軍事委員會底命令完成了。冰路上的最後時日。夜間會議。駕駛員們大顯其工作速度。敵人加緊炮擊。一個可惡的干斯之死。驚愕之夜。最後在冰上行駛的一輛汽車。冰路，別了吧！

天空呈碧藍色；吹起一陣陣溫暖的西風。索司諾羅乏這湖角附近的小松林一帶，鋪起一片暗藍色的霧氣。近處樹林裏的樹都是昏黑黑的。空氣淨潔，遠處一片聲響。河溝裏的濁水潺潺急流。那些快活孩子們，身上浸得透溼，叫喊喊的在街上跑着，有的在流裏踏水，有的在挖水溝玩。卡車陷在雪泥裏，輪子在原地轉動，摩托轟鳴，怎樣也開不走。

湖上一條條暗黑的小走道向冰洞口那裏牽去。冰上雪裏，有些由雪水積成的透藍色水窪向四週浸流。岸邊的冰上，從雪裏鑽出許多石塊。太陽和風把它們的禿頭吹晒乾了。就好像從這老拉多牙湖的水裏鑽出些光頭巨人來了似的。

湖中那灰黑黑的石洲上矗立着一個孤單的燈塔。那俯看燈塔的老人忐忑不安的望着那暗藍色的遠際。漁翁馬爾契可夫連連嘆息，愁得連腰幹都痛起來了。他憂悶不樂的望着我，打聽問道：「明年你還轉到這冰上來麼？」

科科列沃鎮的人懶散地蹣跚着，春天的種種愁腸把他們弄疲倦了。大家急不可耐的，都想到街上走走，晒晒太陽，到岸邊來逛逛。一個家主的女兒望着小窗，無緣無故的嘆息着，愁思着。院子裏的幾個漁夫在視察漁具。一隻雄雞在雜屋裏亢聲大叫。幾匹很久沒有跑動的馬在踢碰那木板馬廄。又有拉坡堆的氣味，又有馬糞和髒雪的氣味。大路上，院子裏，菜園內，樹林曠地上到處到處都是融化了的水在滲滲浸流。

我的朋友，那位老漁翁光起一個頭跑到階台上來。台級前有一股水流着。老人嘆息一聲：

「冬天完了！拉多牙湖這小水兒快流動起來。滾！」

冰上汽車的勻淨響聲沉沒了。冰路上浸起了水，汽車怎的也開不走，輪子在原地轉着。正在從新佈置隊伍。

公路政治委員和路長日日夜夜都在路上照料一切。

旅政治委員四金在這些時日中，身體也拖瘦了，春風把他面上吹得黝黑。他時常到工作很緊張的考班轉運站去。他在岸上很久的佇立着，也同那老漁翁馬爾契可夫一樣，舉首嘆息，並愁悶悶地說：「可惜，冰路快完結了……」

顯然，他是在惋惜，是在很沉痛地惋惜這春日照耀而愈益消逝着的冰路。

這是春天冰解路壞的時期。冰上積起一層冰水。泥濘把田野上和森林裏的路段弄得難於通行。在這些時日中，就需要駕駛員們有很大的堅持性，頑強性和勇敢精神。但戰士們都很好的研究過這條道路，慣於身臨困境，並學會了克服困難。他們日日夜夜駕着汽車，在這浸滿了水，孔洩甚多而極不可靠的冰上馳駛。所有那些巨大的汽車，都在同自然界作鬥爭，時而陷着不走，時而顛覆滑滑，鼓起驚人力量來克服森林路段上的泥窪。駕駛員們一點也不畏縮。鮑爾察諾夫少校及科爾巴黎夫少校所指揮的各汽車營的優秀駕駛員，這時與平常一樣，繼續是一天駛運兩三趟。駕

駛員米海洛夫駕着他那輛重「斯——5」牌卡車仍舊是最先進的。

拉多牙湖的漁夫們跑到岸邊，很久的望着湖上。

「真胆大呀！」他們關於駕駛員們這樣說道。

紅軍戰士報「前綫路工」在一九四二年四月十六日小社論上號召公路上的戰士們：

「今天特別與往年不同，每運一趟都是非常寶貴的，每一噸運去的貨物都能幫助列甯格勒前線戰士們殲滅敵人，都能幫助光榮的列甯格勒居民！今天每個指揮官，每個政治指導員都要到公路上去，因為這公路上要決定計劃的勝利完成！」

這時調車手們，修路人們一連幾個晝夜站在自己那水深及膝的崗位上。渾身滴汗而氣力疲憊的架橋人們，依然斧聲直落，毫不間斷的在修築水坑上的木板。指揮員和政治工作人員們都同戰士們在一塊工作，並鼓舞他們。

春夜，湖上的汽車燈火更加稠密了。

但春天的氣候逕直向北方流轉。早晨拉多牙湖上總是捲起一團濃霧。湖岸都現得昏暗暗的。白天，在田野上和森林曠地上聽得有雲雀歡鳴，而湖上霧裏則有雁的叫聲。在這一片冰水上連呼吸都是很痛快的。

只見湖上的冰都蠕蠕軟軟的，在逐漸地毀壞着。載貨汽車把它壓得發響並倒塌起來。

清早，湖上一陣不斷的響聲把我驚醒了。湖水在嘩嘩着。我倒以為是冰裂開了。湖上的冰呈淡藍色，岸邊上的已經融解了。

太陽照得地上是金黃色。但汽車依然還在公路上走着。剛剛是昨晚浸在公路上的水不見了。冰很清潔，冰上的雪結了一層透明而微藍的外皮。太陽光照得到處閃閃燦燦，煥然一新。吹來一

黏溫暖暖的小風。汽車輕快飛馳，好像冰路又重新轉遠到它那青年時光了。但實際上並非如此。冰路已經是朝不保夕了。漁翁們都預言道：

「在冰上的水收斂之後，再過四、五天，冰上就不能走動了，那時冰路也要完結了。」

某處有些單輪的汽車陷在看不出的裂口裏。修理隊和駕駛員們很快就救出了這些汽車。冰路某段長二級大尉涅費多夫帶着一個拿有杆子的老漁翁，在冰野上視察。漁翁好像一個老教主的似的，沿冰路走着。風吹拂着他的白花鬍子，他臉上晒得黝黑。他們同大尉一塊，沿途打開冰洞，仔細察看冰的情形。現時，冰已透白，刺磷磷的。老人沈痛無望地連連搖頭：

「不好了，快出岔子！」

現在已經到了四月十五。一到這時，漁夫們從來也不知道拉多牙湖上還有道路。然而此刻，大批批的汽車還在冰上走着。

夜間，在科科列沃鎮一個學校裏，召集了冰路上各指揮員與政治委員的會議。深夜，公路路長西洛夫少將與政治委員西金從湖那岸來到了此地。溫暖之夜，窗外羣星閃爍。湖路上還在緊張地工作，聲音抑揚動聽。但指揮官們却在這幽揚聲音中聽出有令人驚慌的休止符節。

冰路的生命已是奄奄一息。定要把火車運到東岸上來的一切東西轉運到西岸去。汽車駕駛員們應當珍視每一分鐘的時間。汽油車，廚房都到公路上去！汽車不空走一趟路，不空停一分鐘！指揮官們，都到冰上去！指揮官都來帶領汽車……

這是早上四點鐘，而到五點鐘時，所有到湖裏去的各路上，都又有大隊隊的汽車走着，路邊森林裏，架起一片白的帳幕，行軍灶都在冒烟。駕駛員的最後一次征戰開始了。

*

*

*

人們都被捲入到這從來沒有的工作高潮中。大家都知道，公路政治委員西金那番興奮熱烈的

言論，大家都誠心誠意地擁護。

政治委員命道：

「在最後這幾天內，公路也要照着祖國所要求的那樣來工作。一晝夜至少要載運兩趟，所有鐵道上能運來的東西一律都要運走。」

全體工作人員都到冰路上來了。他們知道，每一分鐘都能決定事業的成功。調車手們找到了預備的彎路，指出有危險地方來。每個裝運站上，裝載手們絲毫也不耽擱汽車的時間。他們親自把駕駛員們叫到一堆堆的麻袋和箱子跟前來。站邊各空場上都積滿了深水。汽車踐開了那些化了冰的泥地。泥濘開始了。但貨物都堆在泥水不浸的高架台上。人們就穿着長橡皮靴在水裏走着。拉多牙湖兩岸上都有汽車營駐紮着。指揮官和政治委員們直接領導裝貨。其中很多人並親身率領載着貨的汽車縱隊前進。這些縱隊都很嚴密地保持一定的距離間隔，遵守冰路上的運行規則。

在這些時日中，所有駕駛員們都是一天運送兩趟，並且車上的貨物都是載得儘量滿的。那位出色的政治委員賈里非爾多天的隊伍，佔了第一位。鮑爾春諾夫的汽車營，就同他們競賽。

融化的冰水把所有的地窖都淹上了。公路政治處的工作員坐在桌旁，腳就浸在水裏。水把走廊、過道都淹沒了，公路政治委員辦公室的地板下，水聲潺潺。剛剛把水撥走之後，水又浸到屋裏來了。已經到了春天，天氣溫暖的，但地窖內積起一股砭骨的潮氣。泥路上，連空汽車也陷住了。低窪裏到處都是淤泥，而在修路人們及時清開溝道並疏除了積水的路段上，已經是塵土飛揚。在平靜的新水上，就像鏡子一樣，反映着尖角嶙嶙的黑松林。柳樹在開花了。每天早晨聽到八鵝在樺樹上歌叫。牠們一對對的棲息着，有時在柔枝上跳動，好像是在打扮自己。

冰路上的帳幕和修理棚都拆走了，只有警戒敵人的高射炮手留在那裏。

然而載貨的汽車，依然是在行駛着。

從清早起，敵人就在炮擊公路。

這時我正從冰路卜轉來，在一個漁人的茅頂房子裏休息。這棟小房子高凌湖邊，窗外就是掉多牙湖那一望無際的遠景。清晨的太陽照得殘雪格外現白。右邊是小松叢果，青烟繚繞，陰暗暗的索司諾非之湖角。左邊則是平鋪直瀉一往向前的公路。汽車儼如一羣關心備至的螞蟻在公路上奔忙經營。

從太陽一出來時起，大炮就打得我們這間舊屋亂震，又是重炮射擊，又是「米式」機轟鳴，並且還有我們迎擊敵機的高射機關槍的排射聲震漫湖際。

炮彈老是向着那陳舊無用的公路打來。其實現在的冰路已經向北移了一個半到兩個公里。駕駛員們譏笑敵人說：「于斯們又在行兇了……」

整整一個冬季裏，冰湖上空總有兩架一見而知的「米式」機同時飛來。其中一架特別陰險殘毒。每天一到傍晚時，這「于斯」就一點不差的飛臨到公路上空來了。它不但追擊汽車，並且狙擊單夥夥的行人。有時甚至腹地飛行，低低地射擊公路。但祇要一聽到高射炮或高射機關槍響，它就立忙昇入高空，鑽進雲裏去了。它不愛同我們的飛機碰面。

冬季裏，我們高射炮手也擊落了不少的敵機。可是這架飛機每次都安全脫去。高射炮手們大為忿激。

四月十八日傍晚時，這個可惡的「于斯」依舊又出現了。該「米式」機一飛到利科沃沃上空，處處迴避我們高射炮的迎擊，沿着公路鑽來，它忽而飛得很高，就像隻小燕一樣，在高空瞰視目的物，忽而傾臨直下，衝擊冰上疾馳的汽車。傍晚的太陽把這隻貓頭鷹照得清清楚楚。

在第六公里路段上，有個機關槍手柯芝諾夫聚精會神地釘着這架飛機。當「于斯」直向公路

衝下，遭到一排短促的射擊之後，大家明明看見，這隻貓頭鷹好像一個大石頭，猛向冰上墜落。那「干斯」跳出了機艙；他還沒來得及張開跳傘，就愈來愈快地墜到冰上了。這些仇恨敵人到了極點的駕駛員們從四方八面跑來。他們喜得發狂。終於把這鬼子結果掉了！

駕駛員們抱着飛機關槍手，吻着他。

「到底還是你把這該死的東西消滅了！」

那「干斯」四肢伸開，躺在冰上。

人們把這屍體運到湖岸上，在一個漁舍附近，擺了幾個鐘頭。一位眉頭皺起的漁翁跑到司令部來說道：

「我素來安分守己，一生也沒有欺侮過人，爲什麼定要把這種東西移到我這裏來呢？請你們把這瘟疫從我屋旁弄走吧。」

有很多婦女、小孩在看這可惡已極的「干斯」底死屍。

「死得好，貓頭鷹。」

我望着那些婦女和小孩的臉面，極力想從他們內心裏找到對這個已死敵人所表示的，那怕是一點點的婦人們底憐惜心。但這種憐惜心絲毫也沒有。他們見着這個死屍，就好像人們見着一個被打死的惡狼一樣。

*

令人驚愕的幾夜開始了。

*

*

四月二十日，西洛夫少將接到冰路段長的電報，其中說道：

「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九日下午八點鐘，路上情況如下：冰上除了舊公路和冰堆一帶外，幾乎完全沒有水了；岸邊的水較多。冰變得很快，成爲刺滴滴的。」

在第一至第三公里路段一帶，冰的厚度上百分之七十都成了針刺狀態。冰內起了縫洞，特別是在距法干科夫斜坡一二公里地帶上很多。大量的汽車都開始陷在裂口裏，並且把冰都壓穿了。下午八點鐘時，有二十三輛汽車陷在冰裏。大部分的汽車都拖出來了，只有那些貯油車，因為是載量很重，到現在還沒拖曳起來。提議不要用「斯15」汽車在冰上行駛了。

敵人三次炮擊公路，打來六十五個炮彈，我們沒有傷亡。預料明天的氣候是：北風轉為西風，風力為二至四個風標。天氣清朗。氣溫：夜間可冷到零下四度，白天可升達零上十度。

二級大尉涅費多夫。

接着又來了第二封電報：

「下午八點鐘後的冰路情況：在第一、第二公里路段上，汽車繼續往裂口裏陷着。已經有五、十輛汽車陷在裏面……」

請批准以下辦法：一、直至明早前，岸上的汽車不要開到冰路上來。二、已在冰上的汽車就在大橋那邊第十二到第十四公里路段一帶，分組停在堅固的冰上，有組織的開進，並慢慢把陷下的汽車拖曳出來。

二級大尉涅費多夫。

第二封電報遲到了。這時，路長和政治委員剛從冰路上轉回來。他們馬上就組織了和派遣了補充的修理隊去，並且由很有經驗的工程師加林和克里沃羅奇科帶去。凡電報上所請求的事情，都在辦理中。在考班的汽車都載上了貨，停在那裏，等候早上再下到冰湖上來。人們用火光照着，都在拖曳那些陷下的重「斯」牌卡車。

夜間氣候溫暖，繁星閃爍。敵人又在向湖上炮擊，炮聲隆隆。西風吹裂湖冰，汽車又向裂口裏陷去。到早晨時已有九十輛會陷到裏面，但真正在冰裏沒有拖出的只有幾輛。戰士們都在汽車

附近奔忙。他們毫不驚慌，從容卸下車上貨物，用很堅強的鐵桿終於把它們從裂口和陷窪裏拖出來了。

太陽一起，貨車又走上冰路。

在科列沃岸上以及在第一、第二公里路段上工作非常活躍。調車手們結成一串在動動搖搖的冰上護送汽車。駕駛員們大胆無畏的向前駛進。

*

*

*

四月二十一日晨，我回到岸上來，看到外面又微微凍冰了。小水流結上了冰，泥濘也冰凍了。湖東一片曙光。朦朧朧的小流很快就被這暖和的春陽驚醒了，森林裏一片靜寂，沒有一點響聲。

我站在岸頭小崗上望了望拉多牙湖。

湖上汽車奔馳。

它們走到第六公里路段時都卸下了貨。動作迅速的戰士們從汽車上扔下那些裝着蔥頭和種子的小磁袋。很快就把這些貴重貨物載上小雪橇，然後由馬輕巧地拉着前進。

岸邊一公里遠的地方，就是陽光照得閃爍如鏡的湖水。這水溝上架得有些窄橋，如同箭頭一樣。

戰士們一個個地從那些小橋上跳下來，揹着雪橇上的麻袋，往岸上搬去。

這些人們的英勇精神實在驚人得很。雖然在冰路上每走一步險都有生命危險，但他們依然奮不顧身地繼續工作着。拉多牙湖上，陽光照得湖水冒汽，冰在融解着，而岸上展平的石子公路已經灰塵騰騰。但戰士們一點也不畏縮。整整一個冬季裏，他們轉運了幾百萬普特的麥子、肉、米糧、糖、魚、汽油、煤、彈藥到列甯格勒去了。並且這個戰鬥城市那怕是在被包圍的最

嚴重時光，還負責把機床、武器、金屬供給國家。拉多牙湖公路上的戰士和駕駛員們很小心地滑着冰路，既把列甯格勒的貨物運往東方，又把全國送給這個被圍城市之英勇捍衛者的若干列車的禮物運到列甯格勒。還有列甯格勒省各淪陷區游擊隊運東西到列甯格勒的紅旗貨車從此公路上經過。這些受暴力壓迫而與祖國暫時隔絕的英勇集體農民們，一分鐘也不認為自己是被征服了的。他們在敵人後方一樣的為共同事業而鬥爭。他們冒着槍林彈雨，穿過敵人的鐵絲網障礙闖到老拉多牙湖來，送糧食給列甯格勒。這一切情景，冰路上的戰士們都看見了，這也就教導他們看得更遠，想得更深。他們記得被圍城市裏那些忍受嚴冬的人們，關懷心切，也就極力為每一公里的路程，每一粒種子而鬥爭。

他們連日連夜地工作，決沒離開冰路。

四月二十四日，滿湖上裂得直響。冰都裂開了。而岸上，就彷彿是蟻穴邊一樣，有很多人在奔忙着。他們把最後一批貴重貨品——送給列甯格勒居民過五一節的禮物，從冰上措到岸上來。戰士們個個都是喜顏悅色。

這天下午三點鐘，還有兩架輕便汽車在冰上走着。一走到冰湖中間就停下了。西洛夫將軍與旅政治委員西金從汽車裏出來。將軍準備往東面去，而政治委員要轉回西岸來。他倆面面相覷了好久——兩人都是勇健剛毅，臉上都現出是經受過拉多牙湖上的風霜。或許，他們還在憶着那酷寒，黑夜，狂風暴雪——所有在冰路上經歷的一切情景吧。他們都曾竭力完成祖國與領袖底指令。而此刻冬去春來，冰已奄奄一息。將軍與政治委員傾誠告別之後，就各自東西了。

政治委員底汽車沿冰直駛。冰已經活活顫動，連連顫抖。汽車夫小心翼翼地極力觀伺着冰的動搖狀態。這輛汽車通過之後，所有後面的崗位都接連撤除了。修路人與調車手也離去了。他們跟着這輛最後的汽車一同到岸上來了。

冰上幹路一停閉起來，個個人的心身都發發地拳縮着。大家離開冰路時，都在這樣設想：

「別了，拉多牙湖！別了，冰路！朋友們，冰路上的戰士們，再見吧！」

而在湖岸上閃躍着一個寬大的牌幟。所有走上大路上來的人，無一不興奮激昂，愛戴有加，

「跟着『生命之路』底鼓舞者與組織者——日丹諾夫信中這充滿深刻意義而特別熟悉的語句：

「祖國和列甯格勒任何時候也不會忘記你們的功勞！」

生命之路

民國三十三年五月出版
每冊北幣二十七元

著者
出版者
發行者

浮德木夫著
蒼木夫譯

山東新華書店

山東新華書店

總店：臨沂東大街

總分店：膠東·渤海·魯中·魯南

分支店：諸城·日照·臨沂

東海·鄒縣·高密
竹庭·莒縣·莒北
鄒城·膠縣

上字路

[Faint, illegible text from a document strip]

2.55

[Faint, illegible text from a document strip]